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人生

第二十卷 第六期

目 要

人間佛教綜論

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九——

贈藏因緣與藏經沿革（加拿大來稿）

三談佛教精神與價值

戒律思想史（續）

護生史料

入學試前後記（日本來稿）

大悲悲願（小說）

人生書簡

論 學
國 外
臺 灣

佛鄰居士

張廷榮

詹勵吾

吳 怡

李世傑譯

念 生

釋文珠

杜雲之

張廷榮 程觀心

雷通明 釋文珠

道安 聖嚴等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日出版

人間佛教綜論

佛鄰居士

一、緣起

佛教，在天竺歷史上，其發展，有三階段，曰：一、佛在世時的原始佛教；二、開初五百年的小乘佛教；三、龍樹菩薩的中觀宗，無著世親的瑜伽宗，二系所形成的大乘佛教。寄歸傳曰：「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則瑜伽。」

佛教東傳，在中國歷史上，將小乘約之爲二宗，曰俱舍宗與成實宗，將大乘擴之爲十一宗，曰：三論、法相、天台、華嚴、禪、蓮、律、密、涅槃、地論、攝論。其後，涅槃併入天台，地論併入華嚴，攝論併入法相，因而成爲八宗；性相台賢，多說理；禪律密，重於行。

瑜伽宗，在天竺，遠尊彌勒，宗本無著世親，確立於護法，守持於戒賢。影有即顯真空。東傳後，玄奘三藏傳之窺基大師，而成法相宗。其後，此宗偏於明理，疏於彌勒佛的另一方面——人間佛教。雖然，它仍有唯識觀行，但忽略了，依教律修禪的淨土行，上生兜率天宮，下生人間。中斷約一千餘年，太虛大師出，始依法相而弘慈宗，昌爲人間佛教。

二、所尊佛祖

人間佛教，與一般佛教一樣，尊崇的是世尊——釋迦牟尼佛，及其脇士，文殊普賢二菩薩。但除一般外，它另有特殊尊崇的，第一是兜率天宮的天主，以及當來人間的教主彌勒佛。其次，是二脇士：法花林和大妙相二菩薩；再其次，則是慈氏宗歷代的祖師。慈氏宗概論，列爲：

彌勒爲初祖，無著造師地論爲二祖，世親著唯識論爲三祖，護法昌瑜伽宗爲四祖，戒賢弘瑜伽爲五祖，晉道安大師倡生兜率爲六祖，隋吉藏大師彌勒遊意爲七祖，唐玄奘三藏傳彌勒爲八祖，窺基大師註唯識論爲九祖，新羅元曉撰宗要爲十祖，新羅懷輿作述讀爲十一祖，太虛大師倡人間佛教，爲十二祖。

三、所依經典

人間佛教，所依之經典，爲慈氏宗彌勒佛的三經一論，三經，即：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彌勒本願經；一論，即：瑜伽師地論。

人間佛教的旁支，爲法相宗，本有六經十一論之說，但就中華已有經典說，應改爲四經十論。（詳見拙作，法相宗及其經典）四經，即：華嚴、深密、楞伽、密嚴。十論，除瑜伽論外，則爲顯揚聖教論，阿毗達磨集論，大乘莊嚴

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辨中邊論，觀所緣緣論，二十唯識論，集量論等。以及玄奘三藏所採護法等十家言之成唯識論，窺基大師之成唯識論述記，慧沼大師之了義燈，智周大師之演秘等，亦此宗之正典。十一論，又一說，加百法論，五蘊論，成唯識論；而減十地經論，觀所緣緣論，集量論等。（瑜伽分別論未有傳譯）太虛大師將中國大乘八宗，綜爲三宗，曰：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又認爲：分河飲水，佛祖所戒。初學貴在一門深透；久修，務須三宗同習。殊途同歸，旨在融貫。

四、教理

依唯識明空有之中道教——

人間佛教，依彌勒三經及瑜伽諸論而建立，在教理上，主講唯識，附說華嚴，楞伽等；在行證上，主修禪觀與淨土，附及律儀陀羅尼。法相宗判教爲三。曰：有教、空教、中道教，而自居於中道教。基此，分述如次：

① 一切法唯識現義

太虛大師說：「唯識現之現義有二：一變現，二顯現。變現者，如向來非爾，今變爲爾，或向來未有，今變爲有。顯現者，爲原來常如而體相未顯，今顯現之。如黑夜不見桌等，由燈故見，此桌非燈所生，不過因燈而現耳。識證真如性亦如是。此中，「識」通八識王所，今謂一切緣生之依他起有爲法，皆是唯識變現；即此能變所變一切法中，所顯本來如是的真如性，即唯識顯現。故總謂一切皆唯識現也。

「能明一切法唯識現，即能不離而發同體大悲心，廣修普度一切衆生行，轉識成智，證見真如，即成無上菩提。」（佛理要略）

② 即空即有三性義

法相宗立三性與三無性，明真妄之義。所謂三性，即：一曰遍計所執性，二曰依他起性，三曰圓成實性。我執法執，爲遍計所執，然此皆爲妄情上錯誤爲有，而實際上並無有我及物體可得，故有即空。三界萬有，皆無實體，悉由知識所現，同時，又經心識之變化，剎那不定，雖假體亦難立定，故有，即名爲空。依他起，無定體，故空。

由妄計之我法皆空，所顯的真如實相，是真有，是亦即空之有。將在依他起上之遍計執，破除淨盡，而此我法二空所顯之依他起，真實相，即圓成實性。

三性義，即三無性義。一、遍計所執，由妄見而生，實無體相，如空華故，謂之相無性。二、依他起性，從衆緣生，非自然生，謂之生無性。三、圓成實性，證我法二空後方顯，超情離相，由遠離前之遍計所執我法性故，謂之勝義無性。

因此，人間佛教，是法相，包華嚴；但所明之有，皆即空之有，是有空皆非，空有不離的中道，而又有三論與天台諸宗之義。

五、行 證

——依教律修禪觀之淨土宗——

禪淨律密爲四行，入間佛教的行，幾全包括。太虛大師說：彌勒淨土，是「依教律修禪之淨」。(中國佛學)

我同意他這句話，但，覺得：人間佛教的淨土行，更完美：天上與人間並建；人間佛教的禪觀行，更上乘：念佛與禪觀雙開。今述如次：

① 淨 土

(A) 人間淨土——建設人間淨土

人間淨土，就是此時此地人類所生存的地方；或曰：此土非淨。但，可以改造，並建設其成爲淨土。太虛大師說：「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集許多淨善的因緣，逐步進行，久而久之，此惡濁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爲莊嚴之淨土。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人間淨土。」(創造人間淨土)

怎樣建設？他接着說：其一，須用政治力量，爲實際的施設；其二，應依佛法精神，爲究竟的歸趣。

(B) 天宮淨土——莊嚴天宮淨土

人間佛教，教人在世間時，進善人心，建設人間淨土；緣盡後，上生兜率天宮的彌勒淨土。天宮淨土，不是爲自己受用着想，而是爲了教化衆生。自己在因地修行時，修無量功德，不單只知發願往生，還發願去莊嚴淨土。莊嚴淨土，爲大乘行的通義。發願莊嚴淨土，始是大乘佛法的正道。

同時，更要記住：「發願上生兜率，也還是爲了與彌勒同來人間，重心仍在人間的淨土。」因此印順法師又說：「彌勒的淨土思想，起初是著重於實現人間淨土，而不是在天上」；「但後來的佛弟子，似乎特別重視上生兜率天淨土，而忽略了實現彌勒下生的人間淨土。」(淨土新論)

② 禪 觀

人間淨土的建設，是人乘正法所攝，以三歸五戒十善爲初階。怎麼樣上生兜率天呢？除了下品的聞名懺悔，發願往生，即可往生以外，餘三均爲禪觀行，約之爲念佛門與禪定門(三昧)：

(A) 念佛門 念佛門，又稱爲念佛禪。太虛大師說：「此說念佛禪，爲

後來專門持名念佛法門所從出，但其不同的，當時修念佛禪的人，大都是注重禪定而念佛，所以他們的念佛，也就成了修習禪定的法門了。」

又說：「首楞嚴三昧經，也是念佛三昧所攝。……觀彌勒上生經……都是主張念佛生淨土的。」(中國佛學)但都以念佛爲修禪，念佛的禪觀。

(B) 禪定門 首楞嚴三昧經，三卷，秦羅什譯，佛說，三昧之法，而現妙用。屬大乘方等顯說部，與首楞嚴經不同。三昧，譯言定，或曰此受，正受所觀之法，首楞嚴三昧，有入定修觀之義。在中國，北齊慧文禪師以後，始專倡禪定修觀，由慧思而智者，始成立中道實相禪，以及天台宗。慧思宗，一則說禪定，再則又說「觀想念佛」，二者合起來，或爲禪定之修觀。總之，它是修禪之淨，而非別禪之淨。——今天流行的西方淨土宗，其稱名念佛，是別禪之淨。

總之，人間佛教，不單禪淨雙修，且以禪觀爲主，以念佛爲副。論其易：聞名稱名、懺悔、十善，均可往生；論其難，亦須修禪觀，至業盡情空而後往生。前者是旁聽生(聞名懺悔)或小學生(稱名十善)；修禪觀，積功德，而又能莊嚴兜率淨土的，始是中學生，大學生。此亦九品往生之類也。

六、哲學思想

① 宇宙觀——唯識論

佛教說：宇宙是地水火風空五大假合的；而有情爲六大所成，於五大後，加一識大。此六者，何以爲人所知悉呢？曰：由於見，見爲眼根之見性，舉一而及其他耳根之聞性等，可推而知，即六根之性也。因而加見大，又稱七大。楞嚴經，曾就五陰、六入、十二入、十八界(四科)，說明幻空性真之理，與七大之義。略之，則爲：世尊就十八界破凡夫所見幻化之相，顯圓融之真性，是七大之義也。詳之，則爲五位百法。(詳百法明門論)

常理法師曾云：「依佛陀觀察，人生宇宙，本爲平等真性中之自相，不受時間之遷流，故無生無滅；不落空間之邊際，故無去無來。」至於生滅去來，「是皆無生中之幻生，無相中之幻相，一言以蔽之，曰無性緣起而已。」「如假地水火風空，及鳥之自識，六大和合，則有鳥之幻相生。……鳥若死亡，此五大各回本處，又轉而爲豬馬牛羊，或其他無機物，亦未可知，此六大雖暫時和合成鳥，而實無鳥之自性。……推之萬有，莫不皆然。」(佛學概論)

太虛大師因而講「諸法衆緣生唯識現」，首先說：「在佛學中，可貫通全部佛法大義，而概括無遺者，爲「諸法衆緣生唯識現」之一語是。」接着，他說：「凡龍樹學系，均從諸法衆緣生，而明諸法畢竟空」；又說：唯識宗的三性的依他起性，他即衆緣，依即唯識，起者生起；故由諸法衆緣生唯識現，即明依他起義。不能如實了知諸法衆緣生唯識現，執爲實我實法，而起我執法執(下轉第八頁)

大學生佛學研究三論——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九——

上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二論——學佛的兩個肯決。

下期書信題：大學生佛學研究四論——佛家學人對人類各宗教當如何相處？

本期書信要義：

(一) 我們要瞭解佛學和科學，究竟相同處在那裡？究竟不同處在那裡？

(二) 我們不必要順流俗之情見，就讓佛學跟着科學跑。

(三) 本書信提出佛學和科學的五同說，五不同說和體用相通說。並指出另一殊勝。

一、人道的充美——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的說明

敬愛的讀者，筆者曾在「四十年來之中國文化與佛教」一文中，指出科學精神，將是人道精神的充美。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就是人道的充美嗎？佛家精神裡，注重人道的「原人」之教，今天這一時代，今天這一科學的時代，是不是有將這種精神——人天之教的人道精神，特別點出呢？我們的答復是肯定的：

(一) 為消除暴殘的非人的物化生活，今天必須要發揮人的精神，發揮人的價值。

(二) 科學的時代充其極，它是為人而科學，科學的運用是用之於人，是益之於人，是受制於人的，為了科學真能受制於人，為了科學不來制服人，為了科學真正成為人的科學，所以今天要指出人的尊嚴。

(三) 還有一點，為了人不受制於科學而能制於科學，為了反對暴殘的物化，那西方宗教的唯神精神，像歐洲中古的黑暗，也是減低人性尊嚴，也是束縛人性自由，也是不許人各自的交通神明和感應神通，這也是有害於人道的，或低佔人道的。這也是有待於我們的改進和深切的省察。

(四) 真正發揚人道的，老實說來，的是中國文化和佛家文化，純就中國文化說，儒家凸出人的德行，墨家凸出人的宗教虔誠，道家要人用自然而不為自然所用，再約而言之，亦可說是儒家的，因為孔子曾問禮於

老子，亦有說墨學本從儒家脫出，然自佛教與中國文化會合後，這個人道，即有科學，即有哲學，亦即有更明確的宗教。

以上即可給我們以說明，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是要澈上澈下澈裡澈外完成人道，是要體現一人道的充美。

由中古的西方黑暗事實，那是隔離科學的，隔離科學即不能充美人道，不能充美其人道，所以併人道亦落空，併神道亦枯滯。

暴殘的唯物論者，是反科學的，是毀滅人道人性的，毀滅了人道和人性，當然併科學的價值同歸於毀滅。

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就是針對時代的這些病痛的根本醫治，從而的切指出一人道的充美來。所以說：

佛學精神中本有科學精神。
佛家歡迎科學精神。

佛家精神更能鼓勵科學精神。

以上我們只舉兩個實例，一個是佛家強調五明之學，五明之學中即有具體而確切的科學，再即是佛家的唯識學，他開始從科學方法入，如前六識之運用，即是精密的實證科學，它最後終仍以科學精神來充美，此即轉識成智中的「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是以佛菩薩的最高修證，來將前六識展開一科學方法的具體作為。所以古德有兩句名言，很可作佛教與科學的合和看。

「一莊嚴，全體理性，一一理性，具足莊嚴。」

真要一一莊嚴和具足莊嚴體現得出來，當然須要科學的充美，如以前是一燭光照在佛像前，因為科學的發明，現在以各種的電燈光照在佛像前了，燭光的亮光當然不及電光表示的莊嚴。再從論理方面說，那佛學本身都是具一科學的論理的，決不是只叫人只要信不要論的。

但是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雖有其合和的一面，但亦有它們的不同處，目前這種有關的議論，如佛學合乎科學呀！佛學有不同於科學呀！究竟合和在那裡？究竟不同在那裡？我們必須想方法來理清。

還有，我相信佛教學者，我們不能順流俗之情，我們也不能有流俗之見，以為現在是一科學的時代，我們也來隨附科學，也來跟着科學跑，這樣的牽強附會，是真的損害了佛學，同時又損害了科學，我們研究的態度，它們同的就同，不同的就是不同，各還各的尊嚴，各有各的分際。

除此以外，再就是佛教和科學的合和，怎樣開出人生的充實，怎樣使人生過得更安適而又更有價值。怎樣在科學的時代，來將大乘佛教，建設成人類一個新的宗教。

二、佛學與科學的五同說——一個宗教的新知識論的建立

佛學與科學的五同說，由此五同，看出一個宗教——大乘佛教一種新知識論的建立，它裡面本身的科學精神，並不是牽強附會，而是佛學是本來如此，科學亦是如此，這一基本的五同精神，因為科學是知識的，也正好看出佛家有他的科學知識，茲列一表如後：

佛學與科學五同說比較表

佛學	科學	備考
求	求	(一)宗教的新知識論必須知解
可	重	(二)宗教的新知識論必可分析
論	理	(三)宗教的新知識論必重論理
證	證	(四)宗教的新知識論必須驗證
為新時代所需	為新時代所用	(五)宗教的新知識論必為新時代所需

我們看了以上佛學與科學的五同說比較表，我們即可肯定，人類今後需要的新宗教，必須有同上表一種具有科學的新知識論的建立，佛家這種科學的新知識論的建立，在他本身的唯識學中，在其前六識即是一科學方法的知識論，所以大乘的五位、八識，百法，自始即是科學的，即是一在求知求解的。同時，它們同是一可分析的，可分析又能分析，所以佛學同科學，都是以精密著稱的，在論理學上說，科學的現代邏輯，和佛家所重的因明，在方法上都是相通的，經得起論理的考查，才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價值，所以佛學特具的學術價值，一直在人類的學術上佔有崇高的地位，就是他有論理，他經得起論理。再科學重實驗，不過科學的實驗，只限於物質的分解，而佛學的實驗和證會則是達於人生和宗教感應的全部的。再現在是一科學的時代，科學似為此一時代的寵兒，其實佛學並成為時代所必需，因為人生需要一實用的科學的時代，它同時需要一科學的時代可以安頓指導科學而又通乎科學的宗教信仰，這一新宗教信仰，決不是反科學的，拒科學的，而是通科學的或合乎科學的，這個通與合，決不只是一情之堅執，而是具有一理之論證的。

這樣一種宗教的新知識論，在人類現有的宗教來說，那只有佛教充足這種新知識論，這種新知識論，它是人道的充實，就體現說，那是「現知」，在根本佛學上是前六識，在具體行持上是學思並重，在功能上，是實驗和論證的了。

別，在體用上則是用。

三、佛學與科學的五不同說——一個宗教的新人生論的建立

佛學與科學的五同說，說明了一個宗教的新知識論，而佛學與科學的五不同說，則是分別使科學和佛學的各別建立，換句話說，這裡表示科學只是科學，它不是佛學，科學與佛學有其根本不同之處，此根本不同的最顯著處，即科學始終只盡於求知，始終只盡於局部分解，而佛學則通於人生，則通於生命，則顯及整體，茲列一不同之表如下：

佛學與科學五不同說比較表

佛學	科學	備考
一、實驗即求真，但有明確之指標，不必由假定	實驗即為求真但其實驗由假定摸索出	兩者目的不同
二、佛教由現實因果到三世因果之圓融	科學只世間的因果	兩者因果不同
三、佛教極幽明，通生死，可澈於形而上可神通，亦可及於形而下而通科學	科學只達外在的物質，不能上達裡澈	兩者深淺不同
四、人生是一實驗，它可證會感應神通以全人道	科學只是有形的物體實驗	兩者方式不同
五、佛教着重整全論證，但亦可分析，它為求真	科學偏重在分析它重在求真	兩者功能不同

上表五種不同說，即科學不能達的佛教佛學達到了，這五不同的分野，即明白表示，佛教本身同時是一人生論的，而科學則只極成有一形體的知識，在這裡就是佛教的新人生論，來運用科學的知識，這在體現上是人生的證知，此證知之證字，不必限定只是一科學上之證據或證實，而是人生知行相應的證會，這種證會，它如人的飲水，冷暖自知，這在根本佛學上，屬於第七識，他的功能足證會，它的體用是明體達用，是即用顯體，是即工夫見本體，它在即體即用又體又用之間，它對人道的充實——新知識論，負有運化的責任，它在上達與下及之間，是亦上達亦下澈的。所以新知識論，如無新人生論，則新知識論根本亦無可言無用的，新知識論無所運用，亦即不能體現其功能。

這一宗教的新人生論，它一方面表示與科學不同，它一方面表示一獨運，此獨運，即包括通於科學，甚至涵攝科學，所謂不同，並不是相反，而是各有各的分際不同，總之，宗教的新人生論，它必須是以新知識論來充實的，沒有新知識的人生，將不是一現代的人生，也不是一大乘宗教的新人生，這新的知識即是具一科學的，沒有科學內容的知識，即成一空洞和不切實。

四、佛學與科學的體用相通說——一個宗教新理性論的建立

我們在上面佛學與科學五不同說，看出科學的分際，它始終不離知識的範圍一步，它始終只在知識的範圍內，盡其求真求實的責任，科學本身，不是自

除之，淨化以後，人生之脫然洒然與空空如也，在淨化者是一自由自得，在俗情者觀之，則現一苦行之身，實則即是一澈底淨化之人生，即是一世俗無所繫迴於心之人生，即是一莊嚴聖潔之人生。

這一段淨化的歷程，也就是佛家之獨有精神修養——出世修養亦可，（此所說的修證，這一段修證，說為佛家之獨有精神修養——出世修養亦可，（此所云出世，不必是形迹之隱遁，而是自我身心之一種澈底省察後對習染之一種儘量戒除，此在佛家亦可以嚴持戒律與潛修禪定之戒定二學以具體表現之，此是一經修證後的實際證得和證會工夫，此工夫在佛家說，叫做大澈大悟，此澈悟之工，確不只是一情熱的逕直信徒，可以即予證得的，此便是一段勞苦工夫，此一段勞苦工夫，硬是由於心力之苦修，決不是口頭之禪，此一段淨化之解脫行程（在佛家常說空，因空常易被誤為沉滯之頑空守寂，其實，即是淨化之解脫）我誠懇地敬告各位，他是佛家之獨有修證，西方缺乏此種工夫，東方其他教說雖有，但不如佛家之深而澈，此是東方學人和行者之公認，亦是人生修證之精妙妙法。

科學研究者和科學時代的學佛，它確是要經一人生「證知」和「超知」的修養，即是此種淨化的修養，有此修養以後，那雖是一種科學家之知識忙碌，但有淨化人的心靈之一種特別消息與和平，此種心靈之大消息與和平，以之從事科學研究，以之深入此一科學之時代，則人紛而不紛，則時代紛而不紛，則身似紛而心仍不紛，心能不紛，以之進化科學知識，則真能淨而不染，為而不有，人的現時心靈，實須要此一淨化之消息，此是由學佛而得。

還有，人生之淨化空了以後，在佛家說，不是在執著，即是人生享受物質之慾望，真能淡下來，此淡下來或淨化下來，一般人甚至有些修學之本人，亦誤認此一消息，以為最消極，或以為是究竟，其實不然，在此之淨化歷程以後，人的自我物質需要，幾至減至最低限度，此時佛家乃能出一悲願，此悲願，即以他為自而行動救渡故，此一菩薩救渡之大悲大願，是經過淨化之一段真脫落，有此一段修為，人的私情比較少，（至佛地則此種私情完全沒有）它即順此擴然之悲心以充拓，此悲之力與愛之力（西方人之愛）看似同實，向有不同處，一般之所謂愛，是未經過淨化之解脫行程，他之愛，即是順情熱之運捷途徑，即有對待關係，我愛他，他也愛我，我愛他，因為要他愛我，我愛他，因為我怕他不愛我，佛家之運同體大悲，此諸多情想，往往一起割絕，往往只是一瞥願之救渡，只見此，不見其他一切，此種悲願發出之力，其力常超過一般所謂之愛力，即是，他自己不在了，他自己淨化了，他自己變成一個零了，他所見的，是服務祖國與人類一種不容自己之願，一個自己的澈底淨化，再加上救渡人類的悲願是如此其急，那麼，他將如何是好呢？曰：運用科學的文明以行化，運用科學的新知識以救世，這種運用科學雖可以運，但不特有科學為己有，這種運用科學以極成現知，但其底裡，更有其超知以觀照此現知，以認清識透此科學之緣生則生，緣滅則滅，以如此之一種修德，來作科學研究，來適應此一科學之時代，來救人救世，來用科學文明，以極成此一人道之充美，此是一種高明之學佛，此是人生當下解脫又同時當下具足救世行願之學佛，此是真俗無碍，中道教義之學佛，此是救世之新哲人，運用科學啓開人類新文化之聖德工夫。尚此敬祝淨安。

四十九年五月四日 張廷榮敬啟

（上接第三頁）

，及貪瞋等煩惱，即備計所執義。將在依他起上之偏計執，破除淨盡，而此我法二空所顯之依他起真實相，即顯成實性。」（太虛大師全書卷二）

依此而觀察宇宙人生之真相，方能窮其究竟，悉其底蘊。

② 人生觀——唯生論

人生論的本質問題，或來去問題，或是什麼問題，已附說於前，不贅。現在，說人生為什麼，或意義問題，或價值問題。

首先，在苦樂問題上，佛教說：人生是苦的，但，人間佛教，教人於苦中創造樂；於穢土中建設淨土。不要厭苦，不要厭穢，更不要厭生死。上生經云：不厭生死，……不取斷結；……作是觀者，名為正觀。」更何況，佛家的慈悲便是拔苦與樂呢？

其次，便是人生意義問題，知苦，便須上求菩提；不自了，而救人之苦便是下化眾生。上求下化，便是菩薩道，因此日人木村泰賢說：「為滅苦方法的菩薩道」，「在菩薩道人生的意義價值，不是以苦樂為標準而分別的；是以永遠生命的實現為最高理想，是以此為一切價值之標準的。」在上求下化的度生大事業中，地獄尚且要入，何況人間？建設人間淨土之不暇，那裏還感覺到苦呢？

上生兜率淨土，不是去享清福，乃是去莊嚴天宮，去隨佛學，去求深造，因其不厭生死，仍可乘願再來；建設淨土，化導眾生。這一個涅槃，乃是不息的，活動的「不住涅槃」；像這樣上生不生，生生不已，無以名之，名之曰「唯生論」。此一唯生論，是不共外道的，也可以說，是人間佛教的大乘特法。

因此，而謂：「菩薩知萬法，皆識心之所轉變也（心識深）；故見萬法，其體皆不生不滅，自在清淨，無苦無樂（見理圓）；但眾生無始以來，不識萬法之本真，妄生取捨，受諸輪轉，故即發心廣度眾生（發心大）；修諸波羅密，使眾生了知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不離世間，而取解脫，即能證入無住處大般涅槃（方法巧）；故彼知佛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三身混融，功德無盡，不以化身之隱顯，而動欣戚於中也。」（佛學概論）

七、綜論

人間佛教，為釋迦牟尼佛所說，為彌勒佛所主持；而且，人間天宮雙開，理想現實並運。

在人間時，初步是五戒十善，做成一個好人，善人；進而以念佛禪觀修己，以六度四攝度人，開展度生的大事業，建設人間的新淨土。

在天宮時，具隨佛學，莊嚴天宮淨土；乘願下生人間後，仍然是如前似的大勇猛，大精進。似此生生不息，建設不斷，莊嚴無已；人間淨土，天宮淨土，豈不兩皆莊嚴。而彼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還有大於是者乎？

猗歟盛哉！有思想能創造的人類，不歸依人間佛教，還有什麼更上乘的宗教，可歸依呢？

從贈藏因緣說到藏經沿革之史實

詹勵吾

佛元二五〇四年五月八日講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佛教堂——

諸位教友和來賓：

今天我以中國佛教徒的身份，來參加日本淨土真宗親鸞大師涅槃七百年紀念，並舉行贈獻我們佛教最偉大的法寶大藏經給本教堂的盛典，心裏感覺得非常愉快！記得十年前，我初來到本市時，走過戶隆街一三四號，看見門前懸掛着一塊小木牌，上面寫着多倫多佛教堂，我就叩門而入，得晤開教使辻顯隆先生，他知道我是一個中國佛教徒，就引我到一個小佛堂裏禮佛，以後纔開始賓主聚禮，並討論佛法在現代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彼此談得很投機，自此每逢星期四的夜間，我也常來參加辻顯隆先生的研究教義座談會，不久知道他同教友們已在計劃要在本市籌建一座偉大的佛教堂——就是今天比街九一八號這座大教堂。我也很榮幸的得參加了一份子的力量，因為這座教堂，雖是日才淨土真宗的道場，而名稱是叫做多倫多佛教堂，顧名思義，就是凡是在本市的佛教徒，不論是什麼種族，任何國籍，和任何佛法的宗派，都是一律歡迎來參加傳法的。現在這座清淨莊嚴而且有現代建築藝術美的大教堂，已建成多年，傳法的業務，也蒸蒸日上，將來的發展，真是不可限量；雖然負責籌建這座教堂的辻顯隆先生，已往美國舊金山主持美國佛教總會佛教教育部的職務去了，但來繼續主持這個教堂的石油浦先生，也同樣為佛教的事業努力，前一個月，他和我談起現在教堂內唯一缺乏的，就是我們教裏最偉大的法寶大藏經，不知道我能否捐獻一部給教堂，為現在及將來本市民衆，廣播佛教種子。我回答他說：大藏經我原有兩部，已於前年贈獻給多倫多大學遠東學院中國圖書館一部，現在還有一部，是預備自己閱讀和參考的，但佛法的精神，首重利益衆生，我自然願意將其贈獻給教堂，不過這是一部莊嚴的法寶，物質上的價值還在其次，最應該明瞭的；是在這一部大藏經中，實在是藏有佛說無量智慧妙義，和無邊功德。這一部經供養在教堂裏，就等於供養了十方諸佛在教堂中，時時在放光接引來學一樣，所以教堂裏對於這部經的放置和閱讀場所，必須特別注意，他聽了我的話很感動的說：倘您肯將這法寶捐獻給教堂，我們當在教堂前廳左廂，特闢一間完善的閱藏室，並專製櫥架來安放藏經，以後更加以嚴密的保管。我聽了也表滿意，就決定將這部大藏經贈獻給教堂了。

關於佛教編纂藏經的歷史，我應該附帶一述，使大家知道個大概。從起始說來，在二千四百年前釋迦牟尼佛滅度後未久，和以後的幾百年間，信徒們對佛住世所說的大小乘教義，先後經過四次的結集，印度文字的藏經，始漸臻完畢。當時記經文字有兩種：一為巴利文，Pali，一為梵文，Sanskrit。巴利文藏經盛傳於南方，如今之錫蘭、緬甸、泰國、越南等地。梵文藏經盛傳於北方，如今之尼泊爾、西藏、中國，並蒙古、朝鮮、日本等地，其後各地輾轉傳譯，藏經文字，除已有巴利文梵文外，尚有錫蘭土語、暹羅文、西藏文、漢文、蒙古文、滿洲文、西夏文、日本文、之藏經。現在最應用的藏經，除梵文已散佚外，而文獻足徵的，莫如巴利文、西藏文、漢文三種。尤以漢文大藏經弘傳最廣。漢文大藏經的版本，在中國國內從宋朝開始，有蜀版的開寶藏，現僅存零本殘葉，編刻的時期是西元九七一——九八三。又有遼金版的契丹藏，已全佚不存，編刻的時期，約西元一〇三一——一〇六三。又有遼金版的金藏，近於山西趙城縣發現，已殘缺不全，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一四八——一七三。又有福州版的崇寧萬壽藏，福州東禪寺本，現

存有零本、編刻時期西元一〇八〇——一一〇四。又有福州版的毘盧藏，福州開元寺本，日本宮內省有存，編刻時期西元一一一五——一一五〇。又有湖州版的思溪圓覺藏，日本東京增上寺存有全藏、編刻時期，約在西元一一三二年間。又有湖州版的思溪資福藏，北京松坡圖書館存有四千餘卷，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一七五前後。又有磧砂藏，陝西開元臥龍兩寺有存、上海有影印本，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二三一——一二三二。以上宋代藏經共有八種。在元朝有普寧藏，日本東京增上寺淺草寺存有全藏，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二六九——一二八六。又有弘法藏，全佚，編刻時期西元一二七七——一二九四。以上元代藏經共有二種。在明朝有南藏，在南京刻，今濟南圖書館存有全藏，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三七二前後。又有北藏，在北京刻，現今尚存全藏甚多，編刻時期，約西元一四一〇——一四四一。又有武林藏，於浙江武林刻，始改梵夾為方冊本，編刻時期，約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又有徑山藏，嘉興藏本，以北藏為主，參以南藏，編刻時期，西元一五八九——一六七七。以上明代，共有藏經四種。在清朝有龍藏，依北藏本重為校訂，編刻時期，西元一七三三——一七三八。又有續伽藏，依弘教本，參以徑山、龍藏，及單行本，編印時期，西元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又有百納藏，亦稱新藏，闡解流通，最為方便，編印時期，在西元一八六六前後。以上清代藏經，計有三種。統共歷宋元明清四代，計有藏經十七種。在中國國外的，在高麗，有高麗大藏初雕本，蜀本外，加入貞元錄所收各本，編刻時期，約西元一〇一一——一〇八二。又有高麗續藏本，日本存有殘本，編刻時期，約西元一〇九四前後。又有高麗大藏再雕本，以

宋蜀本初雕本，與契丹本互校，編刻時期，約西元一〇九四前後。以上高麗藏經，計有三種。在日本有海藏，寬永寺本，大體仿潮州版，編印時期，西元一六三七——一六四八。又有黃葉藏，鐵眼本，依徑山藏本加鐵眼本，及寶州語錄，編印時期，西元一六六九——一六八一。又有弘教藏，縮刷藏本，以高麗藏為本文，與宋元明三藏校對，編印時期，西元一八八〇——一八八六。又有弘教藏，依高麗藏再雕本校對，編印時期，西元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又有弘教藏，集弘教藏未收者，且多中國佚之，編印時期，西元一九〇五——一九一二。又有大正新收大藏經，所收異本最富，計九三〇五三部，編印時期，西元一九二二——一九三二。又有昭和再訂縮刷藏，影印弘教藏加以訂正，印訂時期為西元一九三五年。此外還有聖語藏，乃古寫本與版本集合而成，成藏時期，約自西元七二九——一〇九三。又有宮本藏經，即福州東禪寺與開元寺合成之全藏。以上日本藏經，計有九種。故漢文大藏經，合中國高麗日本三國所有，共是二十九種，我這次所贈獻的藏經，是臺灣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影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內容雖與大正藏經一樣，但是大正原版，已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次臺灣的影印，也可說是大藏經的第三十種了。本藏經正編五十五冊，續編四十五冊，共一九七〇卷，八〇六三四頁，每頁分上中下三欄。每欄二十九行，每行十七字，照此計算，全藏經就有一九二五七六八六字，這當然是不會絕對準確的，因為藏經中有許多圖像，也佔去不少的篇幅，但無論如何，全部藏經必然超過一萬萬漢字以上，那是決無疑義的。真可說是一部洋洋鉅著了。這部藏經的好處，是所收異本，最稱完備。除收中國宋元明清各藏之外，並校對聖語藏宮本，以及各種流通本、寫本、古佚本。尤其值得一述的，是清

光緒廿六年，（西元一九〇〇）中國甘肅敦煌縣鳴沙石室中，發現大量古代寫經，當時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運走了不少，剩下來殘卷，由北京圖書館保存起來，也有數百種。這些寫本，自西晉元康，（西元二九一——二九九）下及宋代太平興國、（西元九七六——九八四）歷代的手寫經本，大正藏也收入，就更增加了內容的豐富。所以說到過去佛教大藏經，這要算最精審最完備的一部了。但在一般中國人看來，這部藏經也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在續編的四十五冊中，大部是日本人的漢文著作，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七百餘年，中國人著作被收入的就很少。就佛學無國界的原則上一點來說，不但埋沒了許多中國人很好的著作；在積極方面講，也就是造成了整個佛教的損失。但我想這部大藏經的編印，當時既是由日本人主持，發行地也是在日本，其心目中的讀者，也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為了搜集材料的便利，為了表現本國人對於佛法思想研究的進步，自然都以日本人的著作為主體，而不免忽視了近代七百年來中國人的佛法著作了。這正如此次倡議影印這部大藏經的蔡念生先生所說：因為日本人向中國求佛法，是唐宋時代的事，在這一時期，日本人是多述而不作，所以唐宋中國人的著作，在中國國內散佚了的，在日本往往反能發現。自元代以後，日本人已能將所求的佛法，發揚光大，自成一派，就不再注意中國人的著作了。這就是近百年中國人著作未能與日本人著作同編入大正藏續編的原因。如今我卻願借這個機會，向中日兩國佛教學者建議：以後不論中國或日本如再重編大藏經，所收著作，都應以全世界佛教人士著作為目標，不但不應偏重本國，而且也不偏重東亞，因為今日的佛教，已是世界性，儘管歐美人士接受佛法在時間上較遲，但依據播種植物原理，倘每種種子播種在新地上，若土壤氣候合宜，往往

開出的花朵，結出的果實，反較老地長出的為豐美，為結實。試看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如今印度的佛教也最寂寞，其故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我贈獻這部大藏經給本教堂，我唯一的希望，是本市西方人士學佛者日多，將來有許多發心的大士，將這部經逐漸譯成英文，譬如自東漢明帝時（公元五八——七五）佛法由印度傳入中國，最得力的是龜茲國的鳩摩羅什法師，和于闐國的實叉難陀法師，與中國本土的法顯、玄奘、義淨、三法師，他們可合稱為華文佛教經典五大翻譯家，經他們所手譯的經典，鳩摩羅什有三百一十餘部，實叉難陀一百四十餘部，法顯三百五十餘部，玄奘七百餘部，義淨二百三十餘部，這五位大師共譯了華文經典百分之七十。其譯文的莊嚴和雅真使我們這些幸運的讀者，直覺無詞可讚！此固我佛法之妙，但譯者的妙筆靈心，倘不能與佛心佛意結合，何能如此發人之無邪本覺？故諸大譯師，不但為華文的東亞佛教，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也為了世界文化，放出了燦爛的光輝！我祝願：不久的將來，有西方的鳩摩羅什，實叉難陀、法顯、玄奘、義淨、諸大譯師的出現！那時纔是西方多數人士，真正有因緣，接受佛法，而獲得大解脫和主宰自己的身心的時代。

作者附註：本講稿關於藏經編纂的歷史一大段，係根據依虛老法師影印回憶錄下冊第二十章所述藏經考據及圖表的摘要而成。據原書記述者大光法師的按語，謂依老此篇敘述，凡有關考據者，係根據湛山寺現有之七部藏經，及其他藏經殘本。清稿時，大光法師並參以黃幼希漢文大藏經略說，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李圓淨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說，佛學講義，及其他短篇散文零星記述。爰加附註，俾有藏經歷史考據的興趣者，知有軌跡可尋。

談佛教精神與價值

——怡 吳——

(一) 我的立場

接到「人生」雜誌，拜讀了張居士和聖嚴法師的大作，我很高興，因為這個問題終於成了問題了，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正是反，問題的本身顯然有研究的價值。

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只有二個——對和錯，如果我所談的正確，那只是我對佛學的一點小貢獻，如果不幸我所談的一無是處，我也不會失望，相反的，更覺得我對佛學的貢獻不小，因為我發現了那條是死路，自己雖作了「此路不通」的招牌，却給後來者一個警惕。

這是在這次辯論中的立場，無論這次的辯論是討論也好，是筆仗也好，我這個立場始終不變。

(二) 答張居士的批評

張居士把這個問題分為四點，我也依照這四點作一個簡要的答覆：

① 情感和理智的分別：

張居士認為我把情感和理智的定義，下得不够清楚，他以爲「情感在心理學上，它是由於外界的刺激，而從意識上所發出的一種反應（愛樂愛惡等），而慈悲是自性自發，天然的流露，所謂「自性衆生誓願度」，純粹是內發，而不是外刺的」。對於張居士的區分，我的態度有二種可能，一種是接受，一種是拒絕。

如果我接受的話，我要告訴張居士釋尊如果沒有看到老人，死人，以及宮女的睡態，也許作一輩子的王太子，不會出家修行的，請看釋尊自己的感歎：「人非草木，亦非土石，怎麼不憂慮世間的無

常，還在那裡天天徒然的遊戲呢？」可見釋尊也是有憂慮的，這些憂慮能離得了外界的刺激嗎？

如果我拒絕的話，我會提出理由說，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見一位偉人的憂樂，不一定是靠外在的刺激。先知先覺的情感往往是「一種自發的情懷」。

可是現在我的態度却是不接受，也不拒絕，因為我在上期「人生」中已提出我對情感所下的定義，我的定義是：「情感有不同的等級，最低的一種原慾的衝動，如性慾，饑慾（附言，當包括了喜怒哀樂等情緒）。較高一點是父母對子女的愛，最後的是一種悲天憫人，與物合一的情懷」。從這段話中，我一面排斥了張居士所說的情感，一面，却包容了張居士所說的慈悲。因此從我自己的定義下所演繹出的結論是，信佛是情感的。

② 父母和天父的分別：

張居士說：「他（指筆者），並不否認信基督，天主是功利立義的信仰，同時也承認有許多信徒是愛情的信仰，這對於我父母拿糖引誘小孩的一段話並無二致，既承認實有其事，何以又表反對？……信基督，天主的人往往尊上帝爲天父，父母對子女是有感情的，基督徒即尊上帝爲天父，則其自身屬於天父之子女無疑，天父與子女間當然也是感情的」。

看完張居士這段話後真把我嚇得目瞪口呆，我生平是最不屑於邏輯的，但對於張居士的過於違反邏輯，我卻有點替邏輯喊冤了。功利主義與父母引誘小孩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利用張居士的方法舉一個例子：

「用刀割人是犯法的
醫生用刀割病人的肉
所以醫生是犯法的」。

這種推論成立嗎？醫生割肉是爲了診治，父母用糖引誘孩子是爲了鼓勵，豈能與基督天主的功利主義相比，基督天主說「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人入地獄」，試問普天之下那一個父母有這種壞心的呢？

至於張居士用天父和天母來推論基督天主是情感的，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試舉一例說明：

「我們尊敬聖人」

強盜說：我是聖人。

因此我們要尊敬強盜」。

這種推論誰敢接受？上帝說：「你們都是我的兒女」？除了那些糊塗的信徒外，誰都不能接受這話，可是父母說：「你是我的兒女」，只有不孝的子孫才會否認這話。張居士把這兩者相比，實在有點不倫不類。基督徒認上帝是天父，這是事實，但我却反對這種妄行，爲什麼「實有其事」，就不能「又表反對」呢？

③ 宗教與科學哲學的分別：

張居士說：「吳怡同學並沒否認，如『佛學是一種哲學，佛學包括了某部份的科學，我都承認』。你既然承認了，那還有什麼說的？」

這段話真使我啼笑皆非，某科學家說：「人是一種動物」，是否我們就面指着某科學家說：「你是動物」？某哲學家說：「人性中包含了許多獸性」，是否我們就面指着某哲學家說：「你充滿了獸性」？

我承認，佛學是一種哲學，但却不承認它是普通的哲學，正如我承認人是一種動物，却不承認人是普通的動物。同樣我承認佛學包括了某部份的科學，但却否認佛學兼容了另一部份的科學，正如我承認人性中有獸性，却否認把所有獸性納入人性。至於站在佛教的立場，我却絕對堅持：「佛教

不是科學，不是哲學」。因為佛教有它自己的天地。縱使我的思想和你的相同，我的胃口與他的符合，可是我絕對堅持：「我不是你，也不是他」，因為我有自己的生活範圍。

的確，佛教是不會被科學動搖的，這種是指佛教的基本原則和觀念。該放棄的，我們也自動的割愛，可別爲了護短和偏愛，把科學硬引進了佛教的園地，一旦這個科學的不肖子孫，犯了彌天大罪，連累到我們，糟塌了佛教的清淨園地，又何苦呢？到那時怪誰呢？

④ 明心見性與善的區別：

張居士說：「在佛學上說：善是助緣，是疏因，而不是親因，明心見性那才是成佛的親因哩！」用疏因和親因去分別「善」和「明心見性」是很難得體的，既然張居士這樣的分，我也就依照這個方法，不過所得的結論却相反，我認爲「善」是親因，「明心見性」才是疏因。

依照張居士的解釋：「明心見性」的意思是「悟入佛之知見」。這解釋雖然簡單，却够含糊，什麼是佛的「知見」，「知見」如果是佛對世法的一種超然的見識，固然可說是一種理智，但「知見」如果是佛對世法的一種慈悲情懷，那又落入了我的「情感」的範圍了。

其實從「明心見性」四個字上看，顯然是一種修行的過程，因爲「明」和「見」都是動詞，「心」和「性」才是被明和被見的本體。所以「明心見性」是助緣，因爲它是幫助我們去把心性發揚光大罷了。那末這個「心」「性」的內容是什麼？一個字——善。

舉一個譬喻來說明：我的房間很黑暗，母親叫我點上蠟燭。這點上蠟燭四字正如「明心見性」一

語，「蠟燭」就如「心」「性」，而燃燒燭燭的「燃燒」是情感，而放出來的「光亮」就是善。

這段行爲中有幾個過程，「點上蠟燭」是疏因，「光亮」是親因。所以我認爲「明心見性」是工具，「善」才是本源。

（三）向聖嚴法師請教

聖嚴法師爲了這個問題，不惜引經據典的寫下洋洋萬言，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了。一口氣讀完那篇文章，我覺得聖嚴法師正好站在我和張居士的中間。對於法師同意張居士的方面，我已於答張居士的時候提到了，對於法師同意我的方面，我也不必再囁舌了。

不過對於法師本人的意見，我仍有些地方不大了然，因此我綜合的提出幾個問題請教：

① 傳統的煙霧是什麼？

正因爲一般佛教的說法都認爲佛教的信是理智的信，所以對於我個人提出的情感的信，自知「也許有點與傳統的說法相抵觸」。但抵觸不見得是標新立異，我之所以要研究這個問題，是要把傳統的說法放在一邊，仔細悟一悟佛教的信究竟是什麼？是因爲我深信佛教也像西洋哲學一樣，只在概念上用功夫，什麼宇宙論，認識論，論來論去，只在工具上摸索，真正研究的目標，却不知跑到那裡，這正如某文學家批評說：哲學家好比在一個沒有貓的房間內，蒙着眼睛捉貓。我所以提出傳統的煙霧，就是深怕大家迷住了眼，而忽略了真精神。

② 情感的純化是什麼？

法師與我的看法在這方面有點出入，我認爲情

感純化後，仍然是一種情感，只不過境界不同罷了。而法師所謂的情感純化，是把情感看作一座橋樑，純化後的不是情感，而是理智。所以他說：「如果僅在情感中摸索，而不捨去最後的一念，那是解脫不了的」。究竟愛情是否能解脫爲理智，這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也是我所懷疑的地方，一瓶濁水，我們可以使它過濾爲淨水，然而水仍舊是水，是否能變化爲火呢？再如一個人用情感去信了以後，他對佛對衆生都有情感，最後他是否又一刀斬斷了情感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見他以前的信，根本沒有篤信，過河拆橋用於戰爭是可以的，用於情感上便大爲不可了。

③ 善的本義是什麼？

在我看，張居士和聖嚴法師同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善看作一種行爲或思想，這也可說是傳統的看法。我個人對「善」的定義可不同了，我認爲善有二個：一個是外在的善，一個是內在的善。外在的善，即是所謂「衆善奉行」的善，內在的善，正是所謂「長養一切善根」的善，這道理正如「月印萬川」，內在的善根是月，印在萬川中的月影，是外在的善。僅僅奉行外在的善，如施捨等，還是不夠的，必須長養善根才能使情感純化。這個善根，說穿了就是一顆慈悲心。

（四）結 論

這只是我拜讀張居士和聖嚴法師兩篇大作後的一點感想，都是個人的主觀看法，正確與否尚須時間的考驗，我不敢要求別人接受我的意見，因爲世法是相對的，誰敢說他已站在絕對上面，握住了真理。



護生史料

念生

爲了供給製造護生日曆的資料，分輯護生粹語，護生史料，護生詩鈔三稿，粹語專輯理論，史料專輯事蹟，詩鈔專輯成詩。這三個稿子，目的要輯錄三百六十五條。粹語一百五十一條已在人生刊出，現在將史料一百五十三條，繼續披露。

史料的取材，大部份出於物猶如此。這部書是徐鶴子太史輯錄，每條注明出於何書而系以詩，頗富風趣。原文太長的，稍事刪節，有的加以改編，以合於日曆刊載。仍於敘事下注明原出何書，而於詩句下注明物猶如此。徐氏所注，有的不是原始出處，儘我所記憶的，略有補充或改注。其不出於物猶如此的，隨見隨錄，所注也多非原始出處。不過有此一注，藉免杜撰之譏。詳加校正，有待來日。此外應說的話，已見於護生粹語小引，茲不贅及。

(一)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得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通鑑)

(二) 有饒生魚於鄭子產者，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

(三)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趙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簡子曰然。(列子)

(四)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韓詩外傳)

(五) 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勸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善其言而止，於是轉贖部大夫。(隋書)

(六) 明皇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一日問之曰：思鄉否，曰：思！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因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出警心錄，綠雪亭雜言及聖師錄以爲宋高宗事。物猶如此兩存之)徐鶴子太史詩曰：鸚鵡聲頻問上皇，會記深宮帶笑看，隴水不流助嗚咽，鼎湖夢斷路漫漫。又曰：隴山南望不勝哀，目送迢迢使節回，五國城頭霜月苦，可曾雁信問安來。(物猶如此)

(七) 宋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徽宗置之安妃閣，教以詩文。宣和末，遣使送還本土。後郭浩至隴右，見一白一紅鸚鵡語於樹間，問浩知來自杭州，因問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建炎實錄)

(八) 韓奉議爲隴州通判，家人得鸚鵡，忽語人曰：數日來甚思鄉，憐而放之。後有維使何忠自隴差至京師，道憩一樹下，忽聞鸚鵡呼之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隴州通判家所養鸚鵡也。到京師爲我傳語，到鄉甚快活，且深謝見放也。(春渚紀聞)

徐鶴子太史詩曰：雲壑儼然自在身，誤謀紅稻絆紅塵，關山那有家山樂，寄語家山薄宦人。(物猶如此)

(九) 關中一賈人，得鸚鵡能言，且甚慧。賈以事下獄，出而歎恨不已。鸚鵡曰：君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賈感而放之。後每有同輩過隴者，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否，記以寄聲焉。(聖師錄)徐鶴子太史詩曰：片心打動主人心，可悟人心易感深，借問郎今無恙否，多情誰似隴山禽。(物猶如此)

(一〇) 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見一黃雀，爲鷗鳥所搏，墜於樹下。寶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羽毛成，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爲鷗鳥所搏，感君仁愛見拯。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續齊諧記)徐鶴子太史詩曰：瑤池奉使到蓬山，小劫紅塵喜再還，童子何知知惻隱，幾曾奢望報銜環。(物猶如此)

(一一)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使人願望，見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暮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鷄所得，吾負之。急捕此鷄！於是左右捕得二百餘頭。公子按劍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列士傳)

(一二) 杭州徑山釋法欽養一鷄，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避他所。及僧入長安，鳴三日而絕，今鷄塚在山也。(宋高僧傳)徐鶴子太史詩曰：三生帶得善根來，久傍禪扉舊綠苔，一片行雲留不住，寒窗風雨助啼哀。(物猶如此)

(一三) 吳唐，廬陵人，春月將見出射。正值鹿鹿將斃，唐射斃死。自藏草中，出鹿置淨地，鹿母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之，鹿復倒。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攢子撫胸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間

忽有虎突出搏唐，折臂而死。(冥驗記及宜室志)
(徐鶴子太史詩曰：抱子號咷首試回，弩機未發萬靈哀，葉飛谷動風悲嘯，鬼導山君白日來。)(物猶如此)

(一四)張元性仁孝，有狗子爲人所棄，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是以收養。未幾，有母狗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後周書)徐鶴子太史詩曰：道旁聞吠費沉吟，母犬酬恩感戴深，見善若無真膽識，多緣片語易初心。(物猶如此)

(一五)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即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伽藍記)

(一六)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往南壘，夜有大鼠浮水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怒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退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裏三寸許珠著奴牀前，啾啾如語。(吳苑)徐鶴子太史詩曰：陽侯驅迫共高原，患難相憐豈市恩，自愧青囊珠徑寸，千金一飯有王孫。(物猶如此)

(一七)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一大熊入，人謂必害已。良久，出果與諸子，末作一分著此人前。人饑久，冒死噉之。熊每覓食，輒分此人。後熊子大，其母負子出既盡。人分死坎中，熊母復還坐人邊，人解其意，抱其足跳出。(續搜神記)

(一八)毛寶行於江，見漁父釣一白龜，寶贖而放之。後於郟城戰敗投江，有物載之至岸，視之，乃昔所放白龜，甲長四尺許，龜至中流猶反顧。(太平廣記及搜神記)徐鶴子太史詩曰：鼓聲聲裏哭號咷，龜載將軍達岸頭，反顧江心雲霧起，長天無際暮濤愁。(物猶如此)

(一九)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鎮坑得龜長一尺，持獻。郡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送至坑所。後彥回爲房州司士，山水泛濫，一家惶恐，有大龜引路，隨之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所，得免難。彥回夢龜曰：昔在

鎮坑，蒙先使君之惠，故以報恩。(戴君字廣異記)徐鶴子太史詩曰：爭介湖州刺史恩，慨然五馬送靈龜，十年夢示鎮坑事，恰遇郎君失路時。(物猶如此)

(二〇)隋侯行見大蛇傷，救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焉。(搜神記，按隋珠見李斯文，則此說不始於干寶也)

(二一)韋丹未第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大龜，繫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意。丹以乘驢隨之，投於水中，徒步而歸。數日詣胡蘆生問命。生與俱至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濬之盡禮款待，出文字一通授之曰：此了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恩，即所放龜也。韋官至江西觀察使，御史大夫。子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福建觀察使。(吉凶響應錄)

徐鶴子太史詩曰：謁祠我幸識公孫，軼事曾聞報德龜。長史蠡湖勞入夢，西江雁戶共沾恩。(物猶如此)

(二二)李延福晝寢，夢烏帽三十餘人，跪而乞命。驚覺，僕報有村人獻龜三十頭，遂放之。(微戒錄)

(二三)尚書崔悅家將宴客，夜夢十九人著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器中龜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玉堂閒話)

(二四)黃德環家人烹龜，以箸笠覆其釜。見一龜仰把其笠，背蒸爛，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怒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殆，從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檢視，胸膈悉塗淤泥，其龜在上，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葆光錄)

(二五)東坡以母所遺簪耳環買放生，以贖父母冥福。其子適在側，見所買生物，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踴躍哀鳴，亟請放之。侍妾朝雲見過衣襟有虱，遽以指爪碎之。坡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生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我何？坡曰：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

魚之命，豈是禽魚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善認文)

(二六)東坡嗜蟹，後有見餉者，皆放之江中，曰：不以口腹苦生類。(雜志)

(二七)曾公亮夢披甲數百人哀告乞命，翌日，有以兩籃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夜復夢披甲者來謝。(東軒錄)

(二八)乞伏慧爲潭桂總管，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生。(隋書)

(二九)武帝夜夢一魚，求去其鉤。明日遊昆明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後三日，於池邊得明珠一雙。(三輔決錄及太平廣記)

(三〇)太宗觀魚於西宮，見魚躍，問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詔停網。(唐書)

(三一)酒匠王五見蒼蠅投酒甕，即取出以灰掩之得活。久之，數蠅無數。後爲盜拔不能白，獄成，主刑者援筆欲判，蠅集筆尖，疑其冤，呼訊得實，遂釋之。(警心錄及好生編)徐鶴子太史詩曰：甘酒忘驅鵲若斯，仁心甫動帝天知，筆頭落紙陰鷗起，慎重秋曹斷獄時。(物猶如此)

(三二)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雌聲。(顏氏家訓)

(三三)江陵劉氏以賣鰻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鰻，自頭以下，方人耳。(顏氏家訓)

(三四)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膳，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因無教請，須臾羊爲炙，先行至客，一闕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顏氏家訓)

(三五)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羊繫刺，屏除形像，鋪設床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羊解經來至階下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飽酒，便臥簾下，醒即體庠，爬搔癢疹，因而成病，十餘年死。(顏氏家訓)(待續)

戒律思想史

(六)

上田天瑞 著
李世傑 譯



總之，小乘戒律所說，太過於精細而且偏於理論，同時又太拘執於形式的解釋，故對實際問題，缺乏穩當的場合也不少。據

有一種律書的看法，人盜（偷）籠鳥時，如不把鳥放出，乃不成立盜罪，要從鳥籠放出鳥，才成立盜罪。這是根據前述「離本處」的條件而來的解釋。又說：欲殺甲人而誤殺乙人時，不成立波羅夷罪。

上列之例，一面可說是表示小乘戒「缺點」的特色」之尤者，而此特色的反面，亦即是小乘戒長處。小乘律法，所舉條項，非常之多，但各條項，悉是帶有修持或倫理意義的，如印度外道常有的迷信或苦行的條項，完全沒有。外道中，有牛戒狗戒（食草如牛），又以男女相逐而交合為戒，或以如狗吃糞為戒，而以此為生天上之因者。對於這些戒，佛陀的批評很痛快，即說：「守牛戒者生為牛，守狗戒者生為狗耳」云。在今日印度，仍有種種苦行者，例如「舉上雙手而坐」或「坐在鐵釘上」等等，在佛教戒律裏，全無諸如此類行為，而倒禁止這些迷信的苦行。又，戒律的形式主義，在發揮教團的偉力，保持世人的信用上，是具有極大價值的。

第四章 諸種的戒律

佛教的信者，是靠着佛教的精神而生活的意思

。把它的生活，使其具體化、規律化的，即是戒律。因此，佛教的信者，是受佛教的戒律而生活的。廣義上的佛教信者全體，叫做僧伽，而其僧伽的成員，分為七種。應此七種之類別，各有所持之戒律，所以戒律有種種分別。今就此，簡述如下：

第一節 五戒

在家的信者，即：優婆塞、優婆夷應守之戒律，乃是五戒。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和不飲酒是也。本來，五戒並不僅是在家人應守之戒，而是一般佛教信者應守之道德，不過，後來却把這五戒，與出家的戒律對比，而認為它是在家之戒，但在出家戒律中，當然也包含這五戒的內容。五戒不單是佛教所說，同時是印度諸宗教均有所說的，而其內容，却也大體一致。設立五個教訓，可能是從屈指的方便而來的數目，在中國所謂五倫、五常等，大體也是同樣的數法。

在五戒之中，前四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和不妄語，是和其他宗教的五戒一致的。這是保持社會秩序的根本規範，故於任何種之戒，都應先存這個。勿殺、勿盜、勿姪姪和勿偽言，它在基督教裏，也是最根本的戒，任何社會，均應由此根本規範而成立。不過，由於宗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是第五戒。這和其他宗教比較，即：摩奴法典裏乃說着不殺生、不妄語、不偷盜、不非梵行（不姪）和不貪瞋。「包達夜那」法典乃舉有不殺生、不妄語、

不偷盜、忍耐和不貪五種。「錢多法耶奧義書」乃舉出苦行、慈善、正行、不殺生和實語五種，以為修行人之五大義務。耆那教乃說有不殺生、不盜、不妄語、不姪和離欲五戒。瑜伽派也說着不殺生、不妄語、不偷盜、不邪淫和不貪五戒。在佛教的其他戒律中，也以五戒中的前四戒為最重要之戒。例如前述比丘四波羅夷，是姪盜殺妄之戒，在大乘戒的十重禁戒裏，前四戒乃是殺盜姪妄。唯在出家戒時，乃將不邪淫改為不姪。

第五戒的禁酒，是佛教戒的特色，此事已如上面所說，佛教是覺醒之宗教，它最討厭醉迷故。關於這個五戒的內容，當然有適應時代和廣義上的種種解釋，但此事待下面十善戒條項下，才來敘述，今先略述五戒與古來儒教所說五常，有相一致之點。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是相當於仁義禮智，這是早在後漢時代，主張着儒道佛三教一致的「牟子」的「理惑論」裏所說的。五戒與五常，其精神完全一致。將五常的精神，表現為具體的禁止的條項，乃變為五戒。五戒之中，前四戒的行為本身，是反道德的，惡的，但飲酒的行為本身，不一定是罪惡，可是，由於飲酒而能作出其他「惡」的機緣，因此，前四戒之罪叫做性罪，而飲酒叫做遮罪。

關於飲酒的罪惡，在諸種經律裏，屢有所說，智度論裏，說着飲酒的三十五失，正法念處經裏，說着飲酒的三十失等，就是這個例。飲酒能形成犯其他罪的機緣，由於今日一般犯罪的背後，必有酒與婦人（女人）一事，即可知之，此事當然有詳細的犯罪統計可徵。關於此事，智度論裏，有一有趣的故事，即：有一人為欲飲酒，偷了鄰家的雞，把他殺死，而作為肴，隣家的太太來問失雞之事，他乃以妄語而答說：「不知道」。而他又以酒醉之勢，強姪那個太太。這樣，他由於飲酒，便犯了偷盜、殺生、妄語和邪淫四戒之罪。如此，飲酒能為犯其他罪之緣，故應慎之。（待續）

入學試前後記

·釋文珠·

日本來稿



考試，對於我並不陌生，甚至最嚴厲的試

場，我也曾親歷過。記得在聯大考畢業試時，校方爲了提高校譽，而不惜苦了我們。不但先預試後正試，最後還要參加期考。同時特聘校外教育人士來監堂，十來對眼睛不斷地掃射着每個同學的筆尖；雖已把不同系的同學編在鄰座，但只要稍爲移動，便有作弊之嫌，其局面之嚴厲，其氣氛之緊張，實爲罕見。難怪有位同學當堂咯血，另一位則突然暈倒，最後不治而斃。當時的我健康尚好，事前有準備，肯用功，還能應付得來，不致一命嗚呼；可是這次入學試前後，一連串的厄難，幾乎把我生存的勇氣，都扼殺了。如果說，這是環境的考驗，那未免太殘酷了。

在京都生病時，師友們就催促返港，尤其是供給者欲我返港讀英專。但好學如我，豈能就此引退？因違醫囑，遷橫濱，繼續治療；可是醫藥罔效，而現實之苦難，卻層出不窮。港方促返書信，又急如星火。當時我並不知何去何從，我究竟是進呢？還是退？退吧，未免自負負人，進吧，而抱疾之軀，又怎能與殘酷之現實作長期搏鬥？

「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天空海闊，任你遨遊，何必留在那裡，備受苦難？抱疾異國，昔人所悲，雖說日本醫藥昌明，但法師子然一身，起居無人照料，故吾輩懇求法師速返，待尊體復元，再作他圖也。」

「以您之才，返港創設道場，從事弘法，必然勝任，何必留在天涯海角自我摧殘？學問固重要，健康更要緊，假如法師還爲佛教前途設想，請馬上回來！」謝冰瑩先生也說：「身體要緊，我勸你還是回臺灣教書好，慈航中學今春就要開學了，你去那裡教書不是很好嗎？我寒暑假也要回去。……」尤其一位基督教的朋友來信說：我還是第一次碰到像你這樣的出家人，深望你爲佛教而珍重自己，早日返港療理；雖然我是一個基督徒，……」當我每讀着這些情義殷殷的書信時，真的打算買掉言旋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爲我前途設想的師友，不斷地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

而望於仁者，異日滿載而歸，及展鴻才偉抱，豈料二豎爲患，致中途興退，不日言旋者，誠令人聞之不勝惋惜者也。以我愚見，你可在日，多多調攝，身體好了，再向上進，免負衆望也。……江南人易居寒地，常生此病，韓愈嘗言『未始以爲憂也』，幸善加調護倘非絕頂難受，就應繼續力學，一則所耗不貲，而又作尋巢舊燕，他日再營新壘，續渡扶桑，恐非易易，尚祈澈底考慮，……」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望座下堅強起來，接受磨煉，皇天一定不負苦心人！法師年少有爲，他日學成歸國，必有一番貢獻，豈可一遇挫折，便打退堂鼓哉？你初次出國，便受到這麼多磨難，真如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有意把你磨鍊得更堅強，更偉大，使你成爲不朽的人物，但願你抱破釜沉舟之精神苦幹下去！我敢肯定你永遠是征服困難的勝利者，因爲堅毅不屈，是你的特性，具此特性的人，永遠是成功的，我們的先哲——玄奘，就是個好榜樣，忍耐點吧，黎明前的一段黑暗，畢竟是短暫的，……」

啊，這是多麼有力的鼓勵，又何等深沉的勸勉？甚至我一向視爲不懂事的師弟，也來信說：「你是慣於克服環境的人，我希望你鼓起勇氣，去克服病魔，苦魔、人魔，甚至一切的魔，……」真的，我是慣於受苦，勇於克服的苦惱者，爲了學業和理想，過去我能忍受一切，克服一切，現在爲甚麼不能呢？於是我那堅決不屈的關志，與無畏而勇敢的精神，刹那間，又在我這頹喪生命中重新抬頭，我覺得爲了理想與前途，我應該接受現實更殘酷的磨鍊，我應該擔當人世間更慘痛的厄難，我的生命旅程，是只許進不許退的，我的奮鬥史不應寫下失敗之一頁，也不管失敗是導源於經濟或健康；可是當我決意留下來，忍受着疾病，乃至生活、語言、人事上以及自然環境，隨時隨地所發生之厄難，而作澈底的奮鬥時，學校的問題來了。

衆所週知，日本的教育異常普遍，而佛教大學也非常之多，正因爲多便發生差異，而也就必須有所選擇了。從各方探聽得來的消息，在日本各佛教大學中，最具盛譽的，不外是大正和駒澤，但後者僅限於禪宗，而前者則各宗兼有，於是大正成爲我投考的對象了。但普通留學生在日本，不是先在日華學會攻讀日文一二年，然後

投考各校，便是先當旁聽生，當然其中也有例外。像我和其他中國人，在京師佛敎大學一樣——先試入學。但大正方面，是否也能給予我例外的優待呢？於是在好幾位師友的協助下，向校方試探。殊知校方要我先傍聽一年，否則要參加入學試，錄取與否，要憑成績來決定。這條件不算苛刻，可是對我則打擊太大了。本來我僅準備兩年的時間和經濟留日，不幸首先生病竟浪費我一年的時間和大量的金錢，我正為此深感不安，現在怎可再把時間拖長下去呢？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鼓起勇氣去參加入學試了。可是在外國考試，談何容易？既無範圍，復缺常識，尤其難得可憐的我，一則為病所困，次則沒有補習機會，加之生活環境之孤獨，來日雖將一載，而日語仍懂得有限，名落孫山那是必然的了。怎辦呢？唯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託圓明與清度二法師從中幫忙了。可是仍無結果，當時的我，真像一個失魂落魄的流浪者，徘徊在十字街頭，東張西望，莫適所從。唯有黯然神傷，朝夕對着菩薩聖像，默然呼救；有時竟淒然垂淚……也許是菩薩的悲懷，這時竟來了一位日籍老人——守田先生——菩提樹的讀者。這位老人在中國住了很久，懂北京話，對我的處境，非常同情，且熱心幫忙。他先陪我去見大正佛學部研究室主任先生的同學——善光寺住持，再由這位住持導見主任先生，請求准我用中文應試。由於先後人事的關係，這位主任先生總算肯從中幫忙了，但他說新生是考試委員的事，他個人

做不了主，教我多多準備。但準備些甚麼？又如何準備？我實在沒有把握，內心之焦慮自不待言。遠在京師的覺岸師，也替我着急起來，想趁旅行之便跑去見校長替我說情，但日本的校長是不理事的，這又何濟於事，最後他勸我投考他校，而我也打算進行駒澤方面的手續，同時又請圓明法師向龍谷大學院接洽，希望回到京都去攻讀。這樣，無論學費生活和住宿方面都經濟得多；可是當圓明法師正為我入龍大事而奔馳時，那位住持却來電磋商一切，約我們到主任先生家裡去作最後的請求。

記得是考試前三天的早上，我離開病院，便跑去選購禮物，然後趕到鄭伯母家，由她陪着乘市電、國鐵、的士，然後到善光寺，再由住持先生陪着乘巴士、火車，最後却座在的士裡空兜圈子，因為找不到目的地，向人尋問又不得要領，後來索性跳下車來，邊跑邊問。最精的在這時候狂風驟起寒氣襲人，我們在狂風包圍下跑着問着，始終找不到目的地。東京這地方實在太大了，尤其令人頭痛的，是一般住宅很少把番地號碼寫在門前，不要說我這陌生的外來人，就是老華僑的鄭伯母和日籍的住持先生，當時也感到迷惘呢？最後我們被狂風趕進一條小巷裡，就在這時候，我們所要拜訪的主人，正拿着掃帚在清潔門口。孩子氣的我，幾乎笑出聲來，我笑的是主任先生在掃地，（因為勞動是日本民族的特性，且不分階級的。）而是笑他們在把姓名寫在垃圾箱上。

進入屋子裡，叩頭再三，行禮如儀後，鄭伯母和住持先生先後替我說明來意，並請主任先生准許我用中文應試。啊！我應該怎樣形容當時的喜悅呢？主任先生已允許我用中文應試了。同時安慰我說：「不要怕，所考的只是一般佛學吧了，以你的佛學程度是不成問題的，（清度法師早就把我的拙作和刊有我文章的雜誌，呈他審閱，因他懂中文。）論文則與你所選的科目有關，不過口試時，最低限度要把可能問到的日語學會，至於外文方面有中、英、法、德、梵、等科，你選中文一科好了。」我聽着他說，似乎有點懂，但有些又不懂，當鄭伯母把全部意思告訴我時，假如場面不是那麼嚴肅，我真的喜歡的要跳起來了。

人就是十足的怪物，當你心情極端惡劣時，往往忘懷一切，但當你心緒稍為放下，分別意識立刻抬頭。這是我忽覺雙腳麻木得好像是誰遺下的木乃伊，而不是屬於我的了，原來我們跪在那裡不覺已數句鐘。記得有一次，守田老人陪我去謁見一位方丈先生，他們款款深談，可憐我跪在那裡，直冒冷汗，心中暗暗叫苦，但又不好意思跑開，他們見我在嚴寒季節裡，頻頻揮汗，好不奇怪，幸而他們到過中國，知道中國人不慣這種膝跪，於是大聲請便，我如獲大赦！但此刻的場合是那麼拘謹，怎辦？當我急得快要冒冷汗時，電燈突然熄了，原來二階正在修整中，以致電流中斷，他們忙著去取洋燭，我呢？正喜得其機，馬上站起來，讓腿子休息一下，洋

獨取來了後，我們便立即告辭。

我們在夜色蒼茫，狂風怒號中跑，乘車到池袋驛時請他們吃了晚飯，然後由地下鐵換乘國鐵回到橫濱，這時已午夜十一時了。先叫的士送鄭伯母回家，然後獨自歸來。回到房中，火爐無暖，饑寒交迫，實在有點難受；但抱疾在身的我，經過十多小時的奔波勞碌，連吃東西的能力都消失了，那裡還有精力去燒飯呢？唯有扭開水道，吞了幾粒藥片，便鑽進被窩裡，打算好好休息一下，待天亮後再作應試準備。殊知剛躺到床上，便覺關節隱痛不堪，接着全身痛癢難受，原來起了無數風球，自己明白這是狂風所賜。但缺乏醫學常識的我，真有點手足失措，唯一的辦法就是忍受。咬緊牙根去忍受啊！可是忍力有限，而病之發作無已，心想也許用開水敷之即好吧？於是把所有硬幣投進瓦斯去燒水。可是無效，忽然想起藥油，但身邊所有的藥油都搽過了仍無效，看看鬧鐘已是清晨四時了，人們正在甜睡中，而我却孤獨地與病魔在掙扎着，不覺一陣心酸，淚奪眶出，最後連搽藥油的精力也沒有了，只好停止掙扎，由它去了。

直到天亮，精疲力竭的我，才帶着兩行熱淚進入夢鄉。醒來才發覺又患上重傷風，最糟的連嗓子都閉塞了，於是匆匆跑去醫院，請醫生替我打針服藥，並要求醫生馬上給我恢復，醫生則向我搖搖頭笑着說：「我不是神仙呀！你病上加病，病非一週後不能

復原的！」既然如此，我唯有隨業受報了。但當鄭伯母陪劉先生來教授我口試時，可能詢問的日語時，我仍得忍着痛苦，在肚子裡練習，幸而在醫藥幫助下，次晨精神好轉一點，我想：醫院可以不去，飯可以不食，但不能不為應試而準備。

這是個學生難忘的日子，我抱着如臨大敵如赴戰場的心情，天沒有等到亮便向外跑。街道上的積冰還未溶化，寒風呼嘯迎面刮來，穿上雨鞋，穿上棉衣，把圍巾包裹了整個頭部，僅露出兩隻眼睛的我，在行人稀少的黎明中跑着，在不甚熟悉的途徑中摸索着，生怕搭錯了火車，跑錯了燈道，行色既匆匆，神色復張惶。當時像個甚麼樣子，我真不敢回想。幸而電車和火車都沒乘錯，地下鐵道也找到了，這才鬆了一口氣。站在車裡不斷地思索着，一會兒的論文應怎樣下筆，如何結論？因此車抵池袋時，遲了一點下車，竟給上車的人潮把我重重包圍着。我當時真有點慌，因為這車子的永遠是那麼擁擠，而停車的時間又僅限三分鐘，在三分鐘內，假如我無法突圍而出，車子又把我送回頭那就糟透了。因為我此刻正趕着去應試呀！越想越急，我用盡全身氣力，在車廂中鑽來鑽去，始終無法突圍。幸而有三個維持秩序的車警，眼明手快，一面截止外面不斷湧進的人潮，一面撥開車上水洩不通的人叢，好不容易才把我救出重圍來。這時飽受虛驚的我，再也不敢停留在那裡分辦東西南北，下車後，即匆匆跳上營業車，說聲大正大學，然後陶出手

帕抹去額角上的冷汗。

抵達學校，所有應試的學生，差不多都到齊了。有的由家長護送，有的三五成群地在一起，唯有我這個孤獨的外國人，冷冷地站在一傍，見到了教授們，只管打躬作揖。預備鐘響過，當我夾在新生中進入試場時，意外地，一點緊張的氣氛都沒有。這時我才發現自己過份的緊張實屬多餘。教授們來了，試卷也分派到手，當我看到「轉讀成智」，「現在有體過來無體」，「出家五衆」，「即事而真」，「五蘊無我」等試題時，內心安定得多了。可是論文題目却是「日本佛教の靈魂觀について見解を論ぜよ」幾乎把我難倒，初到日本的我，怎懂日本佛教的見解呢？幹嗎？入學卷案內，明明是印着論文試題與所選科目有關的。於是我鼓足勇氣跑到講台前向教授說明原委，也許言之有理，教授則特別同情我這個外國人，因而另出「佛教における教育思想の展開について述べよ」一題，就這樣我衝過第一難關。下午考外文，我選了古典漢文，滿以為不成問題的，誰知考的則是：次的文を假名交り文に書き下せ，次の文の傍線のところを返點道使名をつけよ。我怎能把不假名填上去呢？只好交白卷了。教授看了我搖搖頭，我也搖搖頭。但他的搖頭是說我日文太差，而我的搖頭，是表示無可奈何。據說對外國學生分數可從寬，但交白卷就無法通融，後來另一位教授竟把博士課程的試卷拿來，教我

中文解釋，謝謝佛陀，我又度過第二難關了。因為這些試題，都不外是論語，孟子上的，對我並不陌生。離開試場，回到橫濱，先到醫院電報，因為前些日子喉炎復發，醫生勸我動手術，但當時正為學校事奔馳，那有空躺在醫院裡？再說躺在醫院，非有人照顧不可，但獨在異邦作客的我，誰能照料自己，因此，拒絕開刀而接受電療。每天不管如何忙非到醫院坐數小時不可，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啊！

奇怪，在外面跑着，到也不感到寒冷與饑餓。返來則饑餓非常，疲倦不堪，個中滋味，只有唯證乃知了。但病上加病的我，經過六小時的考試，四五小時的奔波，那裡還有燒飯的餘力？勉強燒點開水吃了藥片，便把吳皮囊搬到床上，半夜奇渴，原來又發燒了。扭亮檯燈，用水銀針一探，天啊，一百零三度，病得很簡單，因為白天過勞，在傷風之中吹了數小時的風所致。但這時正午夜一時，我能向誰呼救？又有誰能照料我？唯有爬起來連吞了好幾片退燒丸，望望正在安祥微笑中的聖像，稱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復又倒在床上。耳鳴、心跳、頭痛、痰塞，連呼吸都幾難於停頓，甚矣病之為患也。幸而觀音菩薩的加被，次晨熱度退了許多，還能勉強趕到試場。口試時，二年三年生都面接過了，輪到大學院生時，第一個就叫我。原來我受驗番號是第一號，當我被帶到十幾位教授面前時，好像將被審判的囚犯，唯有勉力鎮定自己，聚精會神地細聽着

主考先生的發問，生怕答非所問，弄出笑話。起初幾句答得不錯，可是接着下去時，我就聽不懂了。明知對方意思和劉先生所教的差不多，但教授却用另一種講法，日語難就難在這裡，往往同一意思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幸而對方見我急成那個樣子，一聲「何卒」（請）我連忙站起來鞠躬，然後退出試場。

最後一幕是體格檢查，當我剛要踏進檢查場時，竟退後幾步，徘徊不前，因為新生中除了我簡直沒有女生，那些男生們個個脫了上衣，在那裡排隊，教我怎能在此這麼多男生前接受檢查呢？但無論如何，我總不應老是站在門外啊！幸而主管先生見我起趨不前，心裡明白，先跑去對醫生說好，然後帶我到醫生面前坐下，由醫生簡單地詢問一些健康狀況，接着一聲OK，便算完成檢查手續，再用不着經過其他眼睛，耳鼻喉科等醫生的檢查了。我感激得合掌當空遙謝聖眾。但我仍不敢樂觀，因為錄取與否，還未揭示。

第二天長途電話來了，守田老人告訴我，考試委員嫌我日文太差，辛而主任先生，保證我入學後努力補習，同時要我兼聽大學部課程，以加促日文之進步，就這樣我被錄取了。之後，我無論到甚麼地方，見到任何相識者都對我說「おめでとう」原來日本人，對自己或親友的子弟考進一所學校，尤其大學院，認為一件最快慰的事，父兄們往往設宴或開茶會招待親友，以示榮幸。而赴宴的親朋，亦必携禮物以示慶祝，難怪在這季節

裡，各大公司都掛上慶祝御入學御進學，御就職的招牌，和準備五光十色的學生禮物，等待顧客之光臨了。身為遊子的我，自然沒有這一套，不過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總是一「おめでとう」這對我無形是敲響了警鐘，反而惆悵起來，因為抱疾在身的我，健康是否能支持下去不致中途退學，仍未可逆料啊！教我如何不擔憂呢？

當我報名投考時，除了繳交一切證件外，還要保證人和中國大使館的介紹書，守田老人在學校即替我簽保了，但到大使館申請介紹書時，又要正副保證人，而且是大學教授，洋行經理，或公務人員，而領有中國護照的中國人，才有資格。當然自己更須要護照，幸而我曾領有出國護照，而大昌行的黃先生和李先生，則很熱心幫忙，所以很順利地領到介紹書。現在入學手續又要二位保證人，可是對我用電話再懇黃先生他們簽保時，才知道這次所須的一定要本人保證，天哪，教我在匆促間如何去找兩位日籍朋友呢？正在焦急中，鄭伯母的電話來了，他告訴我主任先生和另一位教授肯替我簽保，教我馬上趕去學校。當時我放下電話直奔回房中，跪在觀音聖像前，感激的潸然垂淚，這些日子每在絕處逢生，在極端危困中突然得救，假如不是我的慈父冥中加被，焉能如此？

情緒，又被另一意念擊滅了。因為學校的困難雖已克服而住的問題仍無着落呀。

在日本找房子煞費腦筋。尤其是出家人，尤其是比丘尼。最不幸的是我到日本不及一載，竟爾三遷四移，這也是增加勞苦和經濟開支主要因素之一。

記得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一天，在圓明法師領導下，把行李直車到佛大去，後因沒有女生宿舍和飲食關係，接着把行李移到吉水學園。吉水學園的宿舍，正在建築中，於是第二天又遷到善光寺去。但善光寺地方太空曠和太陰濕，同時居留證護照等手續無人協助，只好轉移神戶暫居廖家。在廖老協助下居留證手續辦妥了。在圓明法師幫忙中，也找到一所女子公寓。無可否認，我是個百短而無一長的人，有的就是無畏的精神。我覺得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絕不會為環境所轉，反而能轉移環境的。何況理智控制自己，比任何環境來得更有力。尤其是一個尼青年，在嚴厲管轄下不變，並不希奇，唯有處在四週足以使人變志的環境中，能矢志不移，才是難能可貴！我以為只要個人意志堅決，在無可奈何時，住旅館公寓又何妨？不過在現實方面，畢竟是舉世皆濁啊，何況環境陌生，語言不通，倘有甚麼不測，豈非自誤前程？更況善光寺除了房子陰濕外，環境和人事都不錯，於是我仍回到善光寺。殊不知這樣竟害了自己。精神一天天衰頹下去，病況一天天的增加，最後連執筆都乏力了，跑路亦成問題，疼痛之神，時刻迫

隨左右，不是身痛，便是關節痛，醫生證明由於水土氣候的轉變，和住的房子太寒冷，太陰濕，以致形成關節炎。加以飲食失調，營養不足，於是貧血，神經衰弱，甚至百病叢生了。挽救辦法，首先要改善環境，移居海濱，注意飲食營養繼續注射，因此，幾經困難，遷居橫濱，現在又要搬到東京了。

很多朋友都勸我不要搬，因為找房子太困難，而在日本通學或通勤，四五小時的來回，並不算太遠。他們每天都要浪費四五小時在往返途中。不錯，有的人由京都到大阪上班，由鎌倉去東京辦事，也許比我回橫濱到學更遠，可是別人回到家裡，茶來到手，飯來到口，甚麼都不用管了。我呢？不但要燒飯洗衣，以及操勞其他生活上的瑣碎事情，還要兼顧書信人情各方面的往還。就算體力可支，時間也太不經濟了。何況抱疾在身的我，根本就無法應付得來，所以在申請入學的同時，就四出托人代找房子了。先後也看過不少地方，但不是離學校太遠，就是太不經濟，或不適宜自己。結果精神時間和金錢都變成白費。本來我選擇房子的條件，並不苛刻，只要是尼寺，近學校，和有浴室就行了。當然最好是洋式二樓，對自己的病比較有利。可是東京的尼寺特別少，有也是遠在郊外，比較近學校的雖有三兩處，但在這互相猜忌的世界上，加以民族性的隔膜，誰肯把房子租給一個素昧生平的外國人？再說沒有人介紹，自己也不敢隨便搬進去，要是找公寓或下宿吧，有浴室設備的

也不經濟，比較經濟的，大都沒有浴室設備。說起浴室，真教人頭痛，日本生活高，燃料更貴，而天氣又冷，四週空氣有若天然冷房，非大池浴場，無以抵禦，所以普通人家都跑進公衆浴室去。記得最初到靜山莊時，好奇地跟下女到石川溫泉看看，殊不知到門口，簡直把我嚇壞了，還敢領教嗎？唯一辦法，就是自己燒水了。可是既不經濟，且常常因此傷風，想不到來了日本，僅洗澡一事，就教我苦惱萬千了。據醫生說我的病難癒，與洗澡一事有很大關係，因此現在找房子非有浴室設備不可了。但在日本要找有浴室的房子，多麼困難啊！很久以前，由於二位住持先生及學校教授的推薦，守田老人特別陪我到全日本尼僧法團來借宿，（不，與其說借宿，毋寧說租居來得實際，這些日子只要有人肯把適當的房子租給我，已算幸運了，還想什麼呢？）可是住持先生（只要是領導人物比丘尼也稱先生）不在，巧遇曾有一面之緣的荒川樣，他馬上帶我看一個洋和合璧的房子，並安慰我說，就算這房子不能租給我，也設法介紹別的，教我不要焦急。第二天他來電告訴我，房子OK。我喜歡極了。立即函請守田

樣再陪我去道謝，並商談一切。可是先生又不在，山內樣告訴我，那洋和合璧的房子要辦公，另一四張半榻榻米的房子，要等那女學生遷出再可租給我。只要有房子就行，管他三張或四張呢？可是半月後再前往時，對方竟說那房子不能租給我，這些可介紹我別的地方云云。天啊，教我如何

去形容當時那種失望的神情呢？特別是這時的氣候，竟由十五度降至零度以下，狂風呼嘯，雪綿綿，我的神色比天容更慘淡，我的心比下着的雪更冰冷，我的肚子也與狂風爭鳴？面色蒼白得像石膏像，鄭伯母着慌起來，馬上截了一部營業車，把我載到一餐室前停下，讓我進去呵暖氣喝杯熱奶，再帶我去他朋友家看房子，但這房子既貴又遠，且沒浴室，結果一天的精神時間金錢又浪費了。而返來還病臥了好幾天，臥病中我神經質地喃喃自語，慘酷的命運啊，你甚麼時候才肯離開我呢？

看看時屆月初，再不遷移經濟損失太大了，雖然鄭伯母勸我不要急，這麼多錢都浪費了，還注重個月租金嗎？話雖這麼說，但我總得在開學前遷居呀！聽說寺森先生來了東京，於是寫信給覺岸師詢問他的地址，希她能介紹尼院，殊不知收到回信時，她已返京都了，雖然覺岸師曾介紹西光庵一位同學，可是那同學和住持先生都旅行去了。這時學校的先生們，也替我着急，主任先生的千金，特別介紹他的朋友家裡給我下宿，二階不貴，太好了，但原住的房客未遷，要我等待。

這又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是守田樣速至告我尼僧法團的住持，約我三日前到慈母會館見面，教我請鄭伯母奉陪。

我們先到慈母會館，由小島先生（住持尼）陪往光明寺看房子。僅三張席，但是石屋二階不貴，且有浴室，甚適宜自己。可惜離學校太遠，且

屬僧寺。雖然這老和尚與奧樣孩子們在一起，而此石屋離寺獨立，房客全為該寺附屬幼稚園之教員，但我總應顧慮到他人有陳可乘之處！於是我又抱着失望的情緒離開光明寺。在池袋，先請他們午餐，別了小島先生，置了禮物，我去主任先生家和善光寺道謝，因為這次入學事前他們幫我不少的忙，事後又來電致賀，在禮貌上非來這套不可！講起禮貌，在日本真令人不耐，中國為禮義之邦，重禮之同時，還注重義，在正義支持下，雖曰人心不古，但亦有不少義氣凜然的人在。但日本則偏於禮而忽於義，因此人與人間之相處，由於禮貌之拘謹，進而講究禮物之往還了。要是去拜訪朋友不帶禮物，將被譏為不懂規矩禮貌。假如你有事請求別人幫忙，那麼事後之禮物，更不可缺。最頭痛的是選購禮物時，不但要與對方所應得的代價相當，且還要考慮到甚麼才適合於對方應用，怎樣才覺得大體可觀，真教個性爽朗的我不堪其繁瑣。還有端午中秋可以不送禮，但年末和盂蘭節非送禮不可。華僑趣稱送鬼仔節。有位朋友，不懂得這種風土人情，反寫信教我不要來這一套，以從事節省，因為我是出家人，而且是學生。還問我他的說話對不對，真教我如啞子吃黃連，最後我告訴她，她的話是對的，但只限於中國，在日本則行不通。因為日本出家人的生活習慣與在家人沒有兩樣，幾乎打成一片，每個人都有一份職業，每月必拿薪水養家活兒，中國出家人的職業是甚麼呢？入學時調查到我和師長的職業時，我

真有點茫然，要是唯一的職業就弘法，那真愧不敢當！

真糟透了，又是狂風寒雨，當我們回到橫濱驛已是晚上八時了。鄭伯母說坐的士吧，早上跑到現在，你不疲我也疲了，真的我們早上七時出門，到東京不過僅訪四家而已，可是却乘了四次的士，兩次巴士，三次郊電，三次都電，和兩次國鐵，兩次地下鐵，幾乎東京所有交通工具都利用過，而車與車間之距離，鐵道與鐵道間梯級之曲折，上車是站，下車是跑，到了目的地又是跑，可憐最後仍找不到房子，勞而無功，難怪鄭伯母說，以後恕不奉陪了。

當我回到暫時棲身之地時，像在外面受了他人欺侮的孩子，奔投到慈母懷抱哭訴的孩子一樣，情不自禁地對着菩薩痛哭起來。雖然有人說流淚是弱者的行為，但有時痛哭，總比心中流淚好受，何況我的哭並不是委屈，更不是示弱，而是哀誠懺悔，懇求加被呢！也許我的慈父不忍坐視我過份的憂悲苦惱吧？次晨電話來了，鄭伯母告訴我，主任先生給他電話說，小島先生已肯把那四張半的房子租給我了，教我速去講條件，我的傷風還沒好，而外面又刮着北風，但不去未免坐失機會，且太不體面，只好跑去醫院注射了藥又跑到東京。

小島先生說，朋友勸他應該成就我，因此事把飯廳改為臥室，給其他事務員住，而讓此房子給我。每月連電租金五千，燃料和浴湯費另計。假如喜歡，可搭他們吃飯，自己燒菜，就這樣我總算覓得棲身之地了。而第

二主任先生又來電，謂他千金的朋友家裡之房客已遷出，二階六席，租金四千於是我又陷於矛盾中，但最後我仍選擇了這裡，因為慈母會館，正象徵着觀音菩薩的道場啊！

可是遷居前夕，守田老人很關懷地跑來看我。他說，日本尼僧生活很苦，尤其早起，恐怕我不能；不錯，當我情緒極端惡劣，或病勢發展至最高峯時，我往往八九時還未起床，甚至但願長眠，不願醒地整天躺着，相反地有時我在天未亮，我已跑了很多路，做了很多事哩！尤以遷居前後，白天為一切遷移手續奔跑，早晚又要整理這個，清潔那個，疲倦了坐下來休息一會再幹，關節痛了吞了藥片又做，最後不支時，躺下去，天亮再忙。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甚麼不可能呢？現在不是天天起在別人之前，還要為遷移入學，選課等事忙嗎？甚至夜裡在燈下寫稿？最初搬來時，白天跑在地上吃着冰冷的麥飯，晚上對着凌亂的行李，就地而臥，雖時屆暮春，而仍感到一點春天的氣息，氣溫老是停滯在五六月間，外間則狂風呼嘯，寒氣襲人；內則關節隱隱作痛，咳嗽頻頻，個中情景，真有點像戰時的難民，而今臥床由京都寄來了，柏椅也已買到，但每天仍要吃着冰冷的麥飯。

來日本快一年了，遺憾得很，我好像是專為光顧日本醫生而來的，至於學校方面，雖也跑了幾間，但在學問方面一點收穫都沒有，有的要算是經驗了。所謂佛教大學，佛教專攻科，佛教大學院，有名的無實的我都親

（下轉第二十三頁）

大慈嶺



大慈悲嶺像個橫臥着的巨人，當龐大的峯巒，連綿的山脈，穿過青山翠谷，密樹叢林，到了大慈

悲嶺，插雲的高峯，截住了山勢，那巨人展開寬闊的臂膀，氣魄雄渾的把群山盡攬入了懷抱內。山嶺周圍一片碧綠的樹木，足有五六十里長，把風景點綴得非常美麗。山嶺上有幾處聳立着巍峨的怪石，險峻的懸崖，使在那條曲折的山徑上往來的行旅客商，見了驚心動魄，連忙把雙手一恭，口唸：「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菩薩」的佛號。鎮定自己對荒絕人煙的路途的恐懼。

早晨的迷霧，不知在什麼時候消失了，青天白雲，艷陽高照，正是五月的初夏天氣。在山的坡徑上，傳來一陣清脆的銅鈴聲：「叮鈴，叮鈴……」有節奏的不住的響着，自遠而近。不久，被樹林遮住的路上，轉出一個年青小伙子，他不能在崎嶇險峻的山徑上騎馬，只好挽着馬頭，在斜坡很大的路上，很吃力的走上嶺來。天氣又熱，全身冒汗水，顯得累了。連那頭棕色的馬，也不住的踢着後腳，牠走了半天的山路，需要飲水和休息。

那少年費了很多功夫才趕到山裏。已是日影傾斜，過了中午。

這山腰正是嶺峯的凹陷處。如果照中國古傳的風水法，他們把山嶺視為一條「臥龍」，這山腰正是「龍背」上，有一塊大石碑樹立着，碑上龍飛鳳舞的刻着四個大字，即是「大慈悲嶺」。這四字不知是誰所寫，也不知是誰所刻，總之，這山嶺就此得名。

在大石碑的一邊，有座破殘的小廟，用石柱紅牆構搭的一間小屋，只有八尺見方。廟裏神座上供奉的是一尊石刻的小小觀世音像。至於神龕、香爐、燭台等東西，都蕩然無存。灰塵積寸，蛛網飄蕩，顯得格外荒涼。這小廟也許是過路客商為求旅途平安所造，從地上許多殘餘的錢香枝看來，有不少路人到此燃香叩頭，默禱菩薩保佑一路平安。同時，這座廟正巧給過嶺人中途休息之用。

那少年到小廟前，很自然的停下來，在大石碑的左邊有個水池，積聚淙淙泉水，他那駿馬早低下頭去飲水了。

少年人從馬背的包袱中取出乾糧，在小廟前坐下，一面吃糧，一面欣賞山景。他不禁為眼前寬大壯麗的樹木所神往，坐在廟前約有半個時辰。只聽得半天裏一陣雷鳴，頓時把他驚

杜雲之。

醒，抬頭望天，不好了，一片大烏雲正向山嶺如萬馬奔騰似的衝來，天氣變壞了，烏雲中電光閃閃，雷鳴隆隆，看來將降一陣大雨。

說來真快，太陽早已不見了，狂風走石，一顆顆大雨珠已跌落下來，他急忙把馬牽到小廟裏，免得淋濕行李，凍壞牲畜。

這時，山徑上突然出現一個女人，她背負着一袋米，很快的冒雨奔向小廟來。

「呀！好大的雨！」

她自言自語的躲進小廟，但雨水已把頭髮和衣裳淋濕了。她斜眼看看那先來的少年人，笑了笑，就坐在石凳上，雙手解開蓋在頭上的藍花布，拆開髮辮，絞去頭髮裏雨水。

少年注視着她的人和動作。只見她穿一套藍色粗布衣裳，完全是個鄉下少女打扮。明眸皓齒，疏淡柳眉，清秀的面孔上露出稚氣的笑容。她的衣裳前部淋得很濕，緊緊地貼在身上。山中驟雨使氣溫急劇下降，寒風如劍，她的身體雖很健康，但也經不住這寒冷的突襲，不住的在戰抖。少年人想：如果不換衣裳，她準會受涼生病呢！

在人生的旅途上，這種偶然的相遇，少年人突然起了同情心，開口道：「姑娘，你身上的濕衣裳快脫了吧！這要受涼生病的。」

「唔……」她回頭注視他。搖搖頭說：「謝謝，我不脫，我沒有更換的乾衣裳。」

「這我有，我可以借給你穿，我再生一堆火，把你的衣裳烤乾了。看來這場雨會落很久呢！」

少年人從包袱中拿出自己的衣服，交給她以後，再從馬背囊中取出雨傘，打開傘走出廟去，又回頭說：「我去拾樹枝來燒火，你換衣裳吧！」少年人走遠了，少女起先是猶豫，但敵不住刺骨般的冷風，終於安心的換下衣裳，等他拾樹枝回來，她穿着寬大的男人衣服，打扮成美少年了。笑着說：「謝謝你的好心！」

「不用謝的，行路人要靠大家幫忙的。」不久，少年人好不容易把濕樹枝引燃一堆火，他們已沒有剛才的矜持，像朋友般並坐着烤火取暖，看小廟外白茫茫一片雨景，以及屋檐下落如瀑布般的簾水。

「你是住在嶺下青山鎮的？」他問：

「是的，你上青山鎮去？」

他點點頭，眼中突然露出興奮的光芒。他走盡天涯海角，就是想到青山鎮去。姑娘……

「你別客氣，叫我阿翠好了。」

「好，那麼你也叫我阿虎。」他急切地又問：「阿翠，在青山鎮上，有個和尚叫慧空的，你認識嗎？」

「慧空……」她想了想，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在青山鎮沒有和尚。就是在近百里地面中，也只有

個和尚。那是住在青山鎮外大清河邊的，也是我的師父。他叫，他叫……讓我想想看，好像如你所說的什麼空……」

「慧空！」阿虎奇怪的問：「他是你的師父？」

「不但是我的師父，還是近百里地面中人們的師父，大家都叫他活佛，也就忘了他的名字。」

「活佛？」阿虎更加奇怪了。「他竟是活佛？」

阿翠把火撥得更旺，不住的翻轉烤烘着衣裳。說：「自然是活佛呀！不過也有人背後叫他瘋和尚的。大家對他十分尊敬，因為他在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對於我更特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阿翠指着在腳邊的那袋米說：「這就是附近鄉人們捐給活佛吃的米，我今天爲了拿這袋米，淋了這場雨！」

「阿翠，請你把和尚的故事，快講給我聽。」

阿翠面對着火堆，在融融火光中，回憶往事，向這陌生的少年講出來。

◇

在二十年前，這小廟裏來了個路過的苦修僧，他剛坐下，像今天般突然降雨，傾盆落下，那和尚只好在小廟中暫住，豈知豪雨連綿，日夜不息，直到第四天才放晴。

苦修僧下山到青山鎮，只見白茫茫一片汪洋，淹沒了青山鎮附近的田地房屋。景象好不淒涼。

原來鎮外的大清河，這幾天豪雨成災，上流洪水爆發，再加海嘯，海

水倒灌入河，河水汙塞不洩，水位頃刻間暴漲，沿河原住有不少居民，以及開墾的田地。被狂怒似的可怕大洪水淹沒了，急流沖去屋宇傢俱和牲畜，以及許多走避不及的人們，洪水的滔滔白浪，捲淹了一切，毀滅了一切，人們爬在屋頂上，樹枝上，呼天喊地，在掙扎中求生存，但大洪水不理會這呼救，灰暗的雨天中死神在跳舞，到處有死亡，死亡，死亡……

苦修僧趕到河邊，水勢已退了不步，但上流沖刷下來的屍首，浮木等，仍在急流中漂浮着。

這時，有個女孩子躺在門板上，從上流沖下來，在寒風冷雨中已凍得半死，但仍在微微動着。那和尚立刻脫下袈裟，跳入河中，和洪流掙扎很久，才游到門板，把女孩子救上岸來。這女孩子的父母兄弟等全部葬身水中，於是苦修僧就住下來，一面撫養這孤女，一面發動件有意義的事，即是建造大青河的堰堤，防止洪水侵犯人畜農田。

他向鎮上每一個人勸說建造長約數十里的堰堤防治洪水，鎮民們都笑他瘋話，建造這樣長的堤，要費多少人工？多少錢？多少時間？這不是僅餘數十戶的水災後青山鎮民所能辦得到的事。大家訕笑他一場就散了。可是從第二天起，大清河邊搭起一個茅棚，那和尚住在棚內，竟獨個在挑土搬石，建造堰堤。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四方，最初大家都笑瘋和尚發神經。後來，經他日夜不息的工作，這條堤果然被他建造極短的一部份。他的刻苦工作，百折不同的精神，頓時得

到近百里內人們的感動和敬重。於是男女老幼，不再笑他發瘋，都來幫瘋和尚造堤。同時這和尚的食米，由四週村人輪流供給，由孤女燒飯供應。

但凡人的耐心是有限的，幾個月後，這些自動來幫忙造堤的人，漸漸地灰心厭倦，一個個的減少，各人做自己的事去了。並且每逢河水泛濫時，會一夜間把造好的堰堤沖刷得影踪全無，到頭還得重造。所以半年以後，又只留下瘋和尚一個人工作。他日日夜夜不停的挑土搬泥，運木移石，這樣經過二十年，直到現在，他仍在河邊工作。由於他的毅力和工作精神，被鄉民們尊爲活佛，大家都希望這和尚的志願，有一天能達到，完成這空前的大工程。

「……這活佛是慧空，那孤女就是我。」

阿翠的故事講完，陣雨已經中止，她把烘乾的衣裳換上。天時已經不早，太陽已落到西山之上，他們一起下嶺去。下山的路平坦，阿虎請她騎在馬上，他則挽着馬步下山。

「你爲什麼找他？」阿翠在馬背上問少年。

「他是我共戴天的仇人！」阿虎摸摸腰間扣着那柄刀，咬牙切齒的說：「我要殺他！」

「你要殺他？」阿翠從馬背上立刻跳下，攔住阿虎問：「你爲什麼要殺他？和他有什麼大仇恨？」

「你別管我的事！這血仇非報不可！」

「阿虎！你說給我聽，讓我來評看評，應不應該殺他。」

「好，我說！你上馬！我們一路走，一路說，我報仇的心很切呢！最好立刻奔到他面前，一刀就把他殺死！」

阿虎挽着馬，阿翠靜聽他的訴說，這些事情是撫養他長大的義母臨死時親口說的，也是他這幾年浪跡江湖的原因。

◇

二十年前，這正是軍閥橫行不法的黑暗時期，在華北一個城市中，屯駐着重兵，在軍閥曹大帥手下的紅人，外號叫「活閻羅」的警衛隊長焦勝，就住在這城市內。有一天，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年青美貌的女人，頓時起了壞心腸，上前調戲，却被那個女人拒絕他的輕薄，反而破口大罵一頓，同時那女人的丈夫從後面趕到，不管焦勝是什麼「活閻羅」，當面狠狠地打他兩記耳光，就挾着女人上汽車走了。

焦勝受此大辱，氣得火星直冒，等到想拔出手槍來打死他們時，汽車已開得遠了。「活閻羅」立刻叫手下眼綫調查這女人的下落，不到半天時間，就調查清楚，報告上來。那女人是當地富紳李光成的妻子，打他耳光的就是李光成，家中有老父，下一歲的男孩，和僕役等人不少。

焦勝殺心頓起，密囑底下人在李家花園內埋兩支手槍，當天夜裏就帶了大隊人馬把李家團團圍住，說是李光成私通南方革命黨，陰謀暴動，把所有的人全部關起，在花園內起出手槍證據，就此鐵案如山，冤獄難平了。

在監獄內，李家義僕張貫通獄卒，偷偷地把那個一歲大的小孩懷着血書帶出監獄，交給他的妻子收養做義子。

焦勝槍殺李氏全家，獨留下李光成的妻子，想收他做妾，可是那夜她吞金自殺，這一歲的孩子長大後就是阿虎。

二十多年很快的過去，時局變幻，人海滄桑，北洋軍閥早已消滅，中國已變換不知多少次面目。阿虎長大後，聽義母的話，讀亡母遺下的血書，這滅門大仇，豈能不報，於是帶了把刀，背上包袱，騎馬浪跡天涯，找尋仇人焦勝。

阿虎在廟宇探聽到焦勝已歸依佛教，剃度為僧，改號叫慧空，正住在大慈悲嶺下的青山鎮，他就立刻起程，趕來復仇。

「我還記得母親的血書上寫着：『冤有頭，債有主，殺人者人殺之，血債用血還。我兒如是孝子，切記替父母報仇，殺死焦勝，殺死焦勝！』」阿虎，我是個有血性氣的男子漢，父母把復仇的責任交給我，怎能不報這仇呢？」

「這也難怪你。」阿虎手指前邊說：「下山路走得很快，我們將到大青河邊了。但我仍不同意你殺個懷恨的人。」

他們走到已築成的堤上，天色漸漸幽暗，夜幕已慢慢地張佈空間。他們沿堤向工地走去，這些堤都是那和向多年來的心血結晶，一塊石，一擔土所堆聚起來的工程。

在暗沉沉的河邊，只聽得淙淙河

水流近聲，山風呼嘯聲。阿虎的復仇的意志很堅決，心境很愉快，因為殺死仇人的目的立刻可以達到。

在堤堤的一端，突然有一粒豆般的火光，閃閃地在荒涼的夜裏，吐着微光。他們朝這火光走去，發現在一叢風燈下，有個瘦弱的老和尚，衣衫不整，污穢不堪，跪在地上拾鷄卵石，一顆顆放在竹籃裏，再彎曲着背，提起這籃石子，搖搖晃晃的搬到堤堤上傾倒，不停的反覆的工作着，好像是個不知疲勞的機器人。他的嘴裡喃喃地唸着：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這宜唸佛號的聲音，雖然很低，但聽來很清晰，那種慈祥虔誠的聲音，震蕩在夜空中，發生催眠的精神力量，使他忍受住這種勞動的磨折。

老和尚對他們的走近，好像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專心一致的工作。阿虎把心裏仇恨的怒火壓住，冷眼看他發狂的工作着。終於大喝一聲：「老和尚，你就是焦勝嗎？」

老和尚這時才發覺身邊有人在喊他，停下工作對他上下一看，點點頭道：「是的，我沒有出家以前是焦勝，你找他做什麼？」

「我來報仇，我來殺死你！」阿虎推開阿翠，拔出刀來，把明晃晃的刀鋒直指着他。

「阿虎，阿虎你不能殺他！不能……」

阿翠被推倒在地上，爬過去拉住

阿虎握刀的手。但他不理她，繼續說：「我是李光成的兒子，你殺了我們一家人，這筆血債我今天來索還，殺死你這個殺人的魔王！」

「阿虎，我求求你，別殺他，別……」

老和尚一點也不驚慌，安祥的整理一下破裂裳，向阿虎雙手合十為禮，坐下對哭泣中的阿翠說：「你別阻攔他，這是孽債，非還不可的。我殺死李光成一家，還殺過無數善良，這筆血債是我所欠下的，你要索還，請殺吧！我已預備好了。」

阿翠丟棄了阿虎，哭泣着抱住老和尚，說：「師父，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阿虎的刀鋒已逼近老和尚的頭頂，阿翠張大兩眼，注視這鋒利的刀口，哀聲力竭地說：「我求求你，別殺他！」

「不成，血仇怎麼能不報？」

「你殺了他，這堤由誰去完成？每年河水將繼續沖去無數性命財物。你殺他為報私仇，却害了近百里的人們！」

「這……」阿虎呆住了。他們都站在堤上，這堤已完成大半，殺他豈不全功盡棄？報私仇妨害公眾的利益，這是不是應該做的事。

一種無形的公眾道義的力量，托住阿虎的刀，他躊躇的問：「你這堤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完成？」

「快了，還要四五年時間，就功德圓滿。可惜現在已不可能了。」

「阿虎，你仔細的想一想，這堤比你的仇恨更重要！」

阿虎沉思一刻，突然舉起刀來，面對着大慈悲嶺，流着淚水，咽鳴地說：「父母在天之靈共鑒：不孝的兒子今天找到仇人焦勝，本來要立刻殺死他復仇，現在為了造堤，展延報仇的日子到堤堤完成時，到那天決償還血債，報仇雪恨！」

他丟下刀，對焦勝說：「等你完成這堤才殺你！同時，為了早日達到我的報仇目的，我幫你造堤，使這工程更快的完成！」

「南無阿彌陀佛，我們就這樣決定吧！」

阿虎拾起竹籃，立刻幫老和尚挑土，勤奮的工作着。

大青河邊出現一老一少，一僧一俗，日夜造堤，頓時又成為四週鄉民談話的好資料，大家又奇怪又尊敬這對怪人，但出力幫忙他們造堤的人仍是沒有。

在工作時間中，阿虎漸地了解焦勝，知道他怎樣做和尚，怎樣造堤的故事。原來二十多年前焦勝自從殺了李家，以後又殺不少人，無形中害上精神分裂的惡鬼病，青天白日，覺得無數鬼魂纏繞身邊。他一面怕鬼，一面更瘋狂的殺人。不久時局起了變化，曹大帥的兵權瓦解，他頓時失勢，在戰爭中部下兵士潰散，只落得孤單單的一個人，在追兵圍捕下，深夜逃入一座寺院，只見山門口四大金剛，韋陀菩薩，都像被他害死的冤魂，怒目而視，揮着鋼刀似要打他。向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活閻羅」，現在也怕了，他後悔不該殺這許多人，害得

冤魂不散，釘住他索命。正在走頭無路時，猛聽得一聲宏響，像天上打雷似的轟擊他的耳朵，細聽是八句偈語：

「罪孽深重，苦海無邊，歸依三寶，回頭是岸！慧根速悟，色相皆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焦勝抬頭一看，佛堂正中有個高僧在打坐，正是他險遇。焦勝兩腳一頓，拜倒下去，就此歸依佛法，虔度為僧。這高僧收留他做弟子，賜法號叫慧空，他醒悟凡間色相空幻，就此專心潛修，爲了過去作孽過重，血債滿身，決定做一件有益公衆的大事，情來贖債，表示他苦修的決心。就在此大青河邊獨力造堤。

◇ 一年的過去，這座堤堰即將完工，附近鄉民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又激動起來，並慚愧自己對造堤沒有出力，於是大家又爭着來幫忙他們建造，熱心的挑土搬石，使這堤不久就到「合攏」的階段。

近百里內的鄉民趕到青山鎮來看這座保障他們生命財產的長堤。一時間舞龍燈、耍獅子，熱鬧開闢慶祝堤堰的完成。

在狂歡中的鄉民，熙熙攘攘，來來往往，在堤岸上看祭祀河神的盛典，祭後大青河中龍船競賽，各隊密鑼緊鼓，敲打得震天的響亮，扶掖着鄉民歡呼喝采聲……

「快呀！快呀！快呀！……」河中龍船數十支整齊的划動，聽着鑼鼓聲急速的前進，他們被這緊張的競賽弄昏了頭腦，忘了建造這堤

的活佛和孝子，只有那個孤女阿翠記得，她在堤岸上各處找尋，却看不到這兩個人的影踪。

「來呀！他們不見啦！」阿翠發狂的呼喊。預感到將有不幸的悲劇要發生了。

「快呀！快呀！快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雜亂的人聲，鑼鼓聲，淹沒她的呼喊，直到龍船競賽將結束，她的呼喊才引起鄉民注意，如夢方醒的發覺這兩個造堤人，沒有和他們同享歡樂。

「你們快去教師父呀！那阿虎要殺他……」

阿翠在匆忙中講出這兩個怪人的故事。鄉民們立刻出動找尋。

在大慈悲嶺的山腰裏，那座小廟仍是冷冷清清地依然如昔。微風輕搖浴着日光的綠葉，使地上拖得長長的樹影，不住晃動，偶然樹林裏飛出數隻小鳥，低聲歌唱，掠過小廟，打破這寧靜的空氣。

老和尚坐在樹蔭下，他已把生命視作地上搖擺的樹影般，浮光掠影，超脫世俗，只是心裏留存下來一個印象而已。他閉上眼，端莊的對站在面前的阿虎說：「現在動手吧！」

阿虎腰間的刀拔出來，雙手舉得高高說：「是的，我現在實踐誓言，立刻殺你報仇！」

復仇的火燄在阿虎心中燃燒，他的刀正要斬下去。眼睛對焦勝看最後的一瞥，這時，西方落日餘輝，正照射他的身上，金黃色的光彩，在老和尚破袈裟上，古銅色皮膚上，反射

出閃閃金光，好似一座鍍金的佛像，端正莊嚴的法相，使阿虎怔住了。他心中的智慧突然開朗，手指放鬆，刀鏢然跌落在地上。復仇之火已不知消散到那裏去了。有冤報冤，有仇報仇，這雖是勇者行爲，但這樣報仇只是發洩心中怨恨的感情而已！如果人類有更高的智慧，能把愛和恨的感情昇華，那麼不再拘泥狹小的報仇意念中，擴大爲以德報怨的大智大悟精神內。

阿虎在復仇的最後一剎那，領悟了這真理，他雙手扶起老和尚，說：「我真愚笨，爲什麼要殺你？爲什麼一定要用血來還血債？如果用仁慈來消除人類的仇恨，解除冤結，豈不更好，更聰明嗎？愚笨的報仇殺人，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決不殺人，看呀！大慈悲嶺的晚霞多美，一切都是過去了。」

他們浴在晚霞餘輝中。滿身是金黃色的，當阿翠帶鄉民趕來時，怎會了解他們，正有個智慧的人生在開始。（轉載於今日世界第一九五期）

（上接第十九頁）

歷過了，此外在人事和環境方面，也獲得不少的教訓，假如說親歷的經驗比書本上的知識更實際；環境的教訓比教授們的指導更深刻的話，那麼我剛剛度過的日子，總不算白費。何況今天我仍屹立不倒地抱疾前進呢！這點總堪告慰關懷我的師友了；不過，也許我的願望太奢，理想太美，學校是考進了，近日亦開始上課，可是現實的一切，並不盡如理想。但我以爲只要我們能虛心學習，總不致空無

所獲吧？何況，理想的學校，固能使吾人知識日豐，反之，又何嘗不能令人經驗日益充實呢？換言之，吾人須要正面的教育，但反面的也不可忽視。例如當吾人面對着一位教授方法不太理想的，或遲到早退的先生時，我們會從中反省自己，將來該怎樣去做個良好的教授，如何去盡責，如何才不致誤人子弟？當我們進到一間不太健全的學校時，我們又會因而啓示自己，將來應怎樣才可以辦好一間學校？如何才能使中國佛教教育趨於健全？總之，我們須要接受順意的教育，也要接受拂意的教育，前者能使吾人增益，後者能令我們改善。只要我們肯去接受教育，共同向教育之途奔馳，將來才能對中國佛教教育有所貢獻，有所改善啊！這該是我抱疾不退唯一目的，就算爲此目的而犧牲，也是值得的。雖說壯志未酬身先喪，是人生的不幸的事，但學者死於講堂，也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呀！所以，我將自強不息地與病魔抗戰，同時更希望所有的青年師友們，都群起共向教育之途邁進，不要畏難，苦難的積累，將替我人砌起巍巍屹立，永垂不朽之生命寶塔啊！

最後讓遠寄異國的我，再向祖國佛教青年們振臂一呼，佛青法師們，請趕快奔向教育之途，唯有這樣，佛教才有新生，也唯有這樣，佛教才能改善。現在是植材、培材、教才、的季節，而決不是姪才的時候了。我們是應該如何互策互勵地向教育之途推進呀，唯有最不甘的人，才會在牛角尖裡，大作他統領一隅的美夢呀。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四日於日本

人生書簡



論學

聖嚴法師道鑒，手書奉悉。尊者似已盡陳導之疎導矣。本來，佛教是不是宗教的問題，情與理的問題，善與惡的問題，此似都不是一種言說可以完全肯決的。而是依萬類不齊之人生由不同的修學之證驗之所感得而見仁見智，而步步進歸的。

佛所說法，如爪上塵，佛未說法，如大地土，吾人今日所急其當急者，似為①尊嚴人道德行，②信仰自力他力，③不暴不殘，不詐不偽，④救苦救難，大慈大悲。這似是當前佛教所急於體現之獨有特勝，如離乎此，則離大乘時教矣。其他不妨各從其所見，在時間與修學之進展中，當各本於自覺地進展而去自由與自得也。

諸大作一本認真的討論精神，深表贊歎，師尤用心為勤，如再有有關之申論，似仍可刊出，想師亦必盡責責矣，以後則不枝不求，似不必一定要有結論，（師亦不必再作結論，一任之而已）因此等討論終難獲結論。師著已見悅誠服之師所。——佛教的信仰是情感的純化；佛教的究竟智慧是理智的圓融；佛教的本質非宗教非哲學非科學；佛教對社會的價值是衆善奉行。看來這樣簡單的幾個字句，我相信它的成熟——由思想而化為真理的過程，其得來是不容易的，正如桑葉變成絲一樣的我敬佩。

在家弟子 張廷榮五、十八、謹復聖嚴法師：

拜讀五月份人生上的大作「佛教到底是什麼」，從中得來的喜悅和共契，促我要寫這封信向您致敬。

本來我就是個懶人，近年神經衰弱，記憶力減退，最怕讀理性理論的文章。因為腦筋不行，看長篇大論，往往看到後面，已忘了前面，讀起來費勁得很。

這次翻開雜誌，碰到您這麼個題目，卷首又提了幾行頗有吸引力的綱領，讓我一口氣很輕快的讀下去。跟着流暢明澈的思路，很平易地到達心

純化，理智的圓融」，馬上叫我想起了前時看的一本書上所說的話來。大意是說：我們每個人的宗教心是從本能而起。所謂「無明」，這盲目的意志的本身，是被貪慾、愛慾、自由慾三種基本的慾望所驅使的。從生存的活動，而生出意識，乃發展到心理活動。尤其是人類，從盲目衝動之方向的反省，尋求其潛在的意義，自然而然的會向無限生命的持續，擴大，自由而進展的。

這無限生命的要求，即是宗教心。如此覺醒於我們意志究竟的要求時，理性和慾望必定有二重性的矛盾，也必定要經過不斷的鬥爭，使得欲望漸漸理智化，才不致迷失了進行的方向。

所以「佛教信仰是情感的純化」，我絕對誠服讚賞！試問：情感的純化過程中，如沒有理智來指導，來控制，能純化得了嗎？頑強堅固的我執我欲，沒有理智的大勇猛大雄力，能連根拔除嗎？佛教的究竟智慧是理智的圓融，要達到這圓融的階段，可和飲盡大海水一樣的不容易。

有情眾生確是可悲可憫的，在未求得識盡情空之前，誰不是在情識浪裏翻滾？所幸的，信了佛教之後，藉佛法這面智慧的鏡子，可以觀照自己，認識自己，發掘出人生根本的問題，予以合理的安排，澈底的解決。佛法所不同於科學和哲學者也在此，後二者都是人生的枝末問題，不管它對現實有多少增益，終不能解決人生根本問題，可不必拉扯來並論的。不過，請容我說句個人直覺的話

：有關佛教的信仰，不管它是理智的也好，情感的也好。這種紙上談兵，根據教條也好，出乎義理也好，事實上，我們只要能爭取信眾，能信就行，總比不信強多了。

記得四月八號，新公園舉行慶祝佛誕紀念，看到許許多多的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攜老扶幼，聚集在樹蔭下，地上鋪了布巾，席地而坐，有的啃着甘蔗，吃着點心，似乎遠道而來的野蠻的。她們這樣耐心等待，無非為着洗一洗水佛菩薩身上，以求福佑。社會上像這樣的信眾遍處皆是，你能苛求她們去講究理智的信仰嗎？但是她們的心，究竟有個佛菩薩慈悲賜福的信仰啊，總比那些帶着嘲諷的臉色以看把戲的眼光旁觀者，高明多了吧！拉雜草上，聊申敬意。

敬頌 文祺 弟子 程觀心和南

五月十八日

日本

聖嚴法師：

假如說到此刻我已看到一點曙光，那麼剛剛過去的日子，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在黑暗中摸索的我，確是苦難無邊，但正如您所說的，我並不退縮更不逃避，我總是接受了它，然後設法去克服它。現在總算是征服了無數苦難的一環。雖然苦難仍未離開我，但只要苦難能使我的知識豐富，生命充實，那麼苦難之來，又有何妨？您說對嗎？

我又遷居了，昔日孟母三遷，為的是教育孟子，而我來日不及一載，竟爾三遷您說為的是甚麼呢？一位同

學來信說：日本五大都市，您住了四個，真可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了。真的，日本各大都市中，除了名古屋，我都跑過住過了。我的苦難發生於此，我的經濟消耗於此，但經驗之獲得，也在此。但願這些不平凡的經驗，能給予我不平凡的啓示。

這環境很幽靜，住家多是大學生（比丘尼），日本學風很盛，不管是比丘抑比丘尼，都有欣欣向學的精神，但願此風，能吹到中國尤其是臺灣。

學校開課了，當我夾在千百青年中讀着佛經，唱着校歌時，內心有說不出的激動，我想僅僅參加這一幕，也不易獲得啊，於是有所感觸，而寫一篇「入學試前移記」，一則清還您的稿債，次則紀念這些苦難的日子。不過白天我總是為遷移手續及其他事情忙，只利用幾個疲倦的晚上寫，僅僅記述一點經歷而已，實無法形容前些日子之遭遇於萬一。尤其最糟的，我對中國文字竟陌生起來，很多要寫的字，都想不出，敢請您布施一點時間，代為斧正，想您會願意幫忙的。

想不到您也患了關節炎，實在太不幸了，此病的結果，可大可小，請千萬注意！經驗告訴我，患這病的人，絕對不能過勞，更要注重營養，而營養之吸收，除針藥外，還要在飲食方面留意。記得遷居橫濱之初，除了注射和吃藥外，自己加意調攝飲食，當時的我，確是壯健起來，而為我這次與環境決鬥的資本，現在雖已戰勝環境，但非又來一番調攝不可了。可是此刻的環境，似乎不許呢！因為一般

出家人的毛病，就是忽視營養，所以近日的我，鹹蘿蔔，麥米，冷飯粥，度為常餐了。臺灣生活比較低，尊師東公又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希望您注射外還多多注意飲食營養，以祈尊慈早日復元，為教努力。

尊函謂，有頗多文思，有許多題材，想動筆，但提筆後，又覺不支，所以乾脆休息。這是對的，留得青山在，不愁無柴燒。過去，我也常為文思所困，恨不得下筆寫完所想的，殊不知竟誤了我。現在我學會了懶，文思來時，讓他在腦子裡輕輕溜走，還有編者要稿時，寫信去道歉好了。為了健康，也為了學業，我不能不這樣做，我相信我所認識的編輯法師居士們，包括您在內，一定能原諒我。你本身就是一個編者，教一位編者休養不動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為了健康計，總願您學得偷懶之道。

我還想告訴您一點關於這裡的風俗習慣，同時對人生提供一點管見，可是這信寫得太長了，而我懶的毛病，又發作了。

要休息了，再會。祝您健康
文珠合什 四月十九日於
日本尼僧法團

尊師東公前請代敬意
我很忙，不，我很懶，幾乎沒有給星雲法師寫信了，故請告訴他，以及將來要去的青松法師，他們來之前應好好替自己的住處和飲食打算。假如打算自炊，請帶點花生油來，因為在東京我找不到花生油買，要去橫濱，既速且貴，還不好，假如他們不是坐飛機的話，最好多帶一點來。還有

在學校方面，假如用得着我教勞的話，自當盡力。

美國

聖嚴法師道鑒：

前讀自臺灣寄來之各佛刊所載之消息，欣慰。法師重現僧相，為人天師表，不勝歡欣敬佩。本欲早日執筆問候，因近一二月來，為及時趕一實驗報告，提交此間一學術年會宣讀，故有時週末及晚間亦在實驗室，工作甚為忙碌。小女等年輕無知，向怨學人週末亦未帶彼等出外玩，幸該項研究報告，已於週前及時趕好，致延至今始克問候。法師，尚乞恕罪。

學人僥倖得獲中央研究院提名，接受此間邀請，於去歲携眷來此擔任研究工作，為期兩年，來此後，因工作較在臺為忙，且乏良師益友指導，致於佛法之修持，愧無長進，惟早晚之誦誦功課，時間雖較在臺時為短，但幸尚能遵印老之指示，從未敢間斷。供佛之香，亦幸得一好友常自另一大城之中國店，購香送與學人供佛，該友人因弟持長素，故亦常自該大城之中國店，購香送與學人供佛。法師當未能料及此學人之好友，乃一天主教徒，此一友人係學人前次來此時結識者，彼初時甚奇怪學人前數年在渠家時，大魚大肉吃喝不已，此次重來，竟斷肉食，後經數次解釋，彼對佛法亦生敬仰矣。

學人在此遇有機會即為此間之中外友人介紹佛法，故遂有外人知學人為佛教徒，故曾前後三次應邀為彼邦人士介紹佛法，由此亦可見彼邦人士對佛法已生興趣。此間大學教育學院

，曾於去年七月間請來一緬甸高僧，公開講述佛法，聽眾甚為擁擠，學人前不久應邀前往另一城市之基督教女青年會，作簡短之佛法介紹，事後彼等致送學人酬金五元，茲謹附花獻佛，以彼等之美鈔五元，隨函附上供養法師，為彼等種福田，想法師當樂於接受也，（學人第一次為某一基督教教堂內之一傳教小組講述佛法時，彼等亦送學人酬金，學人當時微得彼等同意，將該項酬金寄呈 印老為彼等供養三寶）

「人生」已於日前自臺灣轉寄來此，今後仍請寄往臺南糖業試驗所，因學人有友人在彼，負責為學人轉寄一切佛刊來此，至於「人生」之訂費當於下次去信臺南學人之友人請彼將訂費寄上「八二五五號」郵匯。

學人大約於明年年初經此間工作結束返臺，在此期間，如法師宏法之餘得有暇時，尚乞多予開示為禱。敬叩
道安

臺灣

學人 雷通明 頂禮 五、二、一
再者閱「人生」載 文珠法師在日本法體欠和內人特發心供養 文師美鈔十元，一併隨函附上，尚乞轉呈文師為感，又及。
通明居士有道：
接讀五月二日自美國來信，環顧再三，欣慰何似，感激何似，感佩何似？聖嚴自愧宿業牽累，軍旅十年，報國之功未竟，五種之軀抱疾，雖以病餘重返僧團，出家生命已成兩截！四十六年秋，臺南莫老家中一席談，緣識居士，榮何如之。

我們知道美國社會的生活，物質雖頗充裕，精神則極緊張，居士研究科學而去，並有時間限制，自會感到更為辛勞。但是在此辛勞苦悶的情形之下，仍不忘於佛法的修持，實屬難能可貴，對於信佛學佛而必須有其早晚課誦的持行，聖嚴曾於人生十二卷第四期中，專文申論。至於課誦長短，禮拜之多少，自可配合實際的環境，酌量增減。居士自謂：「致於佛法之修持，愧無長進。」其實我人修學，就不知沒有長進，只要有一愧心，有一「愧無長進」之警覺，他的道心便會念念上升，不致退墮，故晚近律宗高僧弘一大師，步入晚年之後，竟會說：「我近年來省察自己，覺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為什麼呢？因其能够：「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發大慚愧！能够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過遷善！」（見弘一大師講演集）此一情操，實堪我人引以互勉。

來信談及貴友，係一天主教徒，然能尊重居士的佛教信仰，並且協助居士來完成佛教生活的實踐，足見此一友誼之可愛，尤可看出美國人的自由精神之可貴，不若國人，一旦信仰殊異，便會形成絕離。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情態，在美國可能不致趨於對立的極端。這是美國民族的一大美德，並為佛教信仰必將盛行於美國的一大基礎，或一大預備。故而雖為基督教的團體，仍然渴望佛學知識之滋潤，難得工作繁忙如居士者，現菩薩之悲行，應機說法導化彼邦，誠足讚歎，亦足欣喜。

謝盛意，寄來伍元美鈔為彼邦基督教徒種福田。然而僧寶雖為眾生福田，菩薩則又每以眾生為福田，因此代為另作處理。教學印度多年的周祥光博士，現出版一部英文本「中國禪宗發展史」，介紹中國佛教之神髓，頗詳，贈送彼邦友人，殊有價值，故此奉上三冊，經由印度寄出。

另有尊夫人致贈文殊法師美鈔十元，業已匯去，並代申謝，尚覆順祝研究。

聖嚴 合十 五月十日

聖嚴法師有道：
手翰敬悉，過獎之處，殊不敢當。

我的性子最懶惰，無人緊逼，懶於執筆為文的，何況又不善於文字，又感覺文字代表心聲，而一經發表，好壞均能影響於人類思想頗鉅，故常著筆時，頗感責任沉重，因此更不敢隨便亂塗。

自慈航法師真身於去年五月開缸後，為籌建慈航中學及紀念堂與馬路事，心緒不能安定，此亦一因緣耳。法師脫却戎裝換上袈裟復能荷擔「人生」主編，誠為人生得人慶。凡事隨便則易，認真做好則難，求全求善則更難，編刊物又何莫不然。法師所謂「但每感於文稿素質之難求理想」此乃有心者經驗之談。目前臺地各種刊物如汗牛充棟，真能符標準達理想者有幾？而真正具有理想，而主編刊物如法師者誠亦不可多見也，道安疏懶性成，且亦不善文事，萬一有暇，當為人生效勞，但不知何時始能交卷耳。

尚覆並祝 撰祺 道安合十
四九年三月十五日

道公法師慈鑒：三月十五日教示拜悉，作文能以如此謹嚴的態度來處理，可見不作則已，每作必是佳構，本刊希望能夠早日得到法露之布施則無上榮幸。對於晚學，諸多慰勉，諸多過獎，殊覺慚愧，亦足振奮。法師以一等長的心懷，能對晚學如此殷殷懇切，尤其是虛懷若谷的精神，實為衷心敬仰，衷心感佩。晚學常作如此想：一種刊物的誕生，必有其誕生的理由，必有其誕生的目的，也必有其誕生的母親，助產士與接生母。所以在發刊之後，必有其基本的作者，這些作者的理想相同，意志相似，為達他們的理想目的，期能有所作為，只願耕耘不問收穫的人，他們該是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只知付出自己最大努力的代價，向着他們共同目標邁進。其實這就是革命家的精神，也可算是宗教家的精神了。這在目前的中國社會裡，似乎並不多見！大概時代的狂潮，衝散了這股渾茫浩然的氣慨，也未可知。所以人們總是提不起勇往邁進的精神，總是沉溺於利害得失，名聞地位的泥沼之中。當然，目前教內的諸多刊物，即使不能盡如理想，但在人力物力均感缺乏的情形之下，總還是在做着宏大的事業，不論其產生多的大力量，有了總比沒有的好，所以仍足隨喜讚歎。晚學非常慚愧，雖屈孔子所說的「而立」之年，然因根性遲鈍，又加軍旅十年，讀書不多，讀經更少，於學於行，於知於德，均無一得可言，更無人生的體驗可說，以此而接編已近十二年光榮歲月的「人生」，實在是一件心餘力拙的事。但是既然接受了「人生」的編務，就希望盡其最大的能力，來向前任歷屆的主編學習，將「人生」這塊園地耕植得有點人生的意趣。不過編者僅是墾土的佃農，至其配種的優劣，以及肥料的來源，尚均待於讀者的護持與作者的投資。因此，晚學希望，教內乃至教外，有幾位乃至幾十位，能够志同道合，願為人生佛教，人間淨土的建立，以解決人生問題及人類問題的德高望重集合起來，以本刊為呼籲及討論的中心，晚學願充此一中心的雜役，就那太理想了。故今後希望德文章氣度識量能如法師等的大德高賢對人生編排的方針，尤其是文稿的著撰上，均請賜予最大的鼓勵，則不唯是晚學的榮幸，亦為「人生」師友的榮幸。以上潦草寫來，未知法師以為當否，乞教。尚此敬祝教安

晚學 聖嚴 和雨 三月十七日

聖嚴法師：
寄來信和刊，均已收到，謝謝，兩份夠矣，我已將另一份寄給青草湖某學生閱讀。你能於每晚拜一支大悲懺，如是行持頗為重要。至於囑我繼續寫稿，俟一旦有空，當會照辦。今晚讀你大作——佛教到底是什麼，該文說理不但圓融，而居問仲裁，亦其獨到，諒彼等讀之，不會再節外生枝矣。你何時有空，請來玩玩。關中尚稱安適，祈勿念，專此佈覆。敬祝 編安 不慧 守成 合十
古曆四月十八日晚
令師座前新代為請安

佛教新聞

即請該社顧問周宜德居士主講。周居士首先強調佛學對於人述佛學過去輸入中土之史實與一。嗣後說到「覺性」爲果，其間重點係繪成表解，分項扼要闡述；先講「三藏」論「十宗」與「三藏」由小乘以至大乘並及修學旨趣，統目的，以詞淺入深，契機契理，引起聽者心弦共鳴，尤以插入若干公案與佛門趣話，博得聽衆多次歡笑，鼓掌聲演約是晚八十分鐘止，毫無倦容。講畢乃離席討論，皆經周居士人爭相發問答，僉認滿意，遂九時許始由主席宣布散會。

(又訊)慈光學社社務委員會最近業照該社章程第十二條之規定，禮聘洪耀勳、李添春、周宣德等三教授爲顧問，聞洪教授等均已接受此項聘請。

(又訊)慈光學社社員聯誼各臺北地區大專學校信佛學生，約

臺大慈光學社活動積極
舉行演講並作聯誼郊遊

(本刊訊)國立臺灣大學慈光學社自創立以來，業已組成社務委員會選出張泰隆、陳玉鳳、范進福、林永發、李永熾、謝清芳、鄭武燦等七人為社務委員，積極展開工作。茲悉該社第一次佛學座談會是於本(五)月十九日下午七時在校總區臨八教室舉行，出席社員張泰隆、范進福等七十餘人由社長郭森滿主持，並作簡單報告後，主講，題為「佛學簡介」。

人生修養之重要性，繼與未來擴至西方之展望一百四十餘人，於五月廿九日(端午節)適逢星期日，故作團體郊遊活動，由同學主辦，請周宜德居士協助指導，是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外，並請巴登天、張廷榮、李添春、唐湘清等居士專題演講，另有吳居敬居士教唱佛教聖歌等節目。

(本刊訊)

毘茶重隆皇僧世三十國泰
皇僧世四十任叻那旺拍緣頌

○泰故伯王公大臣皇宗親屬國務院長

他使上將暨全體首長及外交使節，各軍部長官外，泰國中華商會主席張蘭臣及各國酋長代表等共數千人，場面莊嚴肅穆。

泰故僧王法蓋荼毘大典程序，於係天下第一大時開始，由僧務大臣越蒙拉佛寺住持領勒瑪哈威尼師導十位高僧，泰越母汪尼越佛寺泰故僧王靈堂誦經。

迎靈儀仗隊亦於是天下午一時，即已先後齊集越母汪尼城佛寺前，排成整齊行列。

(又訊)泰國政府當局，決定委任現代理僧侶，於那助聖人，為新任泰國第十四世僧皇，並定於本月五日，在大宮庵嗎奔威匿狗殿舉行隆重受牒大典，到時由皇上陛下幸臨主持冊封。

緬甸執政黨政府
將定佛教爲國教

定爲國教問題，目前正爲緬甸各界人士所關心之問題，因前自由同盟黨派（即現執政聯邦黨）當今年六月大選前夕，決定如果該黨競選獲勝，執掌政權將宣佈佛教爲國教，蓋緬甸人民有百分之八十信奉佛教，僧侶在鄉間對普通平民之意向有甚大之影響力，故此大勝，而由於字努個人之聲望，一方面則由於一佛教爲國教之決策，然字努上臺後，對宣佈佛教爲國教之手續則頗爲複雜，蓋首先在聯邦憲法中有明文規定，如聯邦總統必須爲佛教徒等，同時又不損及宗教信仰自由決策，故緬甸總理字努最近已聘

（仰光郵報）佛教

關條文。

（泰京訊）泰國中華總商會，於二十日下午七時，舉行追薦泰皇泰后偕親臨，越僧誦經說法，佛寺設壇，請故僧皇法會，在越母旺尼城，越僧誦經說法，皇上偕后，駕幸薦香及放，總商會主席張，蘭臣並奏請皇，上偕后，賜觀我國各式古香古式之追薦禮，計有各團體參加，各界名流等，僑社間人，各界名流等，僑社間人，張蘭臣主席率領全體職員蒞場招待，直至九時，法會十時始告圓滿結果。

皇僧故思追會商華泰
禮觀臨親后偕皇泰

人生雜誌第十二卷第五期收支報告

讀者捐助	四二五〇	收入部份
廣告費	四〇〇〇	
訂售刊費	三二八〇	
上期結存	二一九〇	
共收	一四九七	
支出部份		
印刷紙一令	三五〇〇	
牛皮紙一令	二八〇〇	
報紙封套二令	一〇〇〇	
報紙封套二令	三〇〇〇	
鋅版費	一二〇〇	

徐杜生先生捐助臺幣二百元。

李奎璧居士經手捐助如下：

杜麗水、李鑽石、李木榮、李萬得
王明湖、吳輝煜、葉洪、李慶賢
以上拾貳人各參拾元共參百陸拾元

李奎璧壹百元。特此鳴謝

一、郵資雜費
二、編輯費
三、校對費
四、印刷費
五、紙張費
六、裝訂費
七、運費
八、其他費

共支
結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人生雜誌社謹啓

新書介紹

(一)「紅姑娘」長篇社會小說

菩提文藝社出版·谷懷著

「本篇以石塘風月為經，以家庭倫理為緯，構成一幅羅曼蒂克圖景。一位已婚記者傅小萍與名教仙紅的戀愛故事。」內容涉入佛理，作正反面的警惕，面對一個極普通通的社會問題，提出答案：「風流香艷，乃其餘事，無關痛癢」。正如男主角傅小萍先生自己說的：「這雖屬浪漫故事，但可資鑑戒之處正多，也許對世道人心，還有點益處。」（引自卷首語）

本書去年在香港出版，近始運臺，已領到內政部著作權執照（臺內著字第六二五號）。全書二百五十頁，約廿萬言，原價港幣二元五角，為便在臺讀者，減售新臺幣一十五元。歡迎函購，七折優待，請用「胡國偉圖書帳戶第二五三三號」。臺北市三民路，國際學生；基隆市自由路，新竹市復興路，臺中市瑞成路，臺南市南一，溫然堂；高雄市府前街，等書局轉約代售。臺北市各書攤均售。又同一作者單行本五種：《優人筆記》（六元）拾趣（六元）慈航法師成道紀念圖文集（六元）含笑山房隨筆（五元）菩提小品（五元）函購一律五折。

(二)中國禪宗發展史

英文本 周祥光博士著

DHYANA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 TEACHING

周祥光博士，精研華梵之學，近年執教印度大學曾在課餘之暇，應印度神智學會，國際文藝復興俱樂部及地方自治學校之約，講述中國禪宗發展之源流，上自達摩東來，下迄虛雲圓寂止。所持立論，參照太虛大師生前對禪學所編輯而成。凡我佛弟子，均皆宜人手一編。此亦為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佛教精髓之最佳著述，佛教學人固該閱讀，尤

可以此作為饋贈西方友人之理想讀物。全書二百冊，約十萬言，白道林紙印，布面精裝一巨冊，定價美金二元五角，或臺幣六十元正，中華佛教文化館代售。

印藏會通告

- 一、本會印藏工作完成在即一切業務即將結束。
- 二、正藏訂戶尚有諸多未能如期繳清經款者請注意：
①正藏全部共為五十五冊（平裝一百一十冊）希各清查已經收到幾冊尚差幾冊速函本會以便補寄。
②正藏定價新臺幣伍仟元目前轉讓價已達捌仟元希各欠繳訂戶按定價計算速將欠款於六月十五日前悉數繳清。
- 三、續藏訂戶更有諸多未能如期繳款者經本會議決限請於六月十五日以前悉數繳清仍照預約價格計算逾期即按定價新臺幣肆仟捌佰元結算。
- 四、特此通告幸勿貽誤是荷。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謹啓

葉大使道經夏威夷 拜訪華僑佛教總會

（夏威夷訊）中國駐美大使葉公超，偕隨從秘書黃漢柱，上月廿七日上午由駐該地總領事蔡維屏，陪同訪問全美成立最早規模宏偉之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由該會主席曹添求居士，知定大和尚等數十人迎迓。葉大使先至佛前上香致敬，然後該會以齋麵素點招待。席間談及，葉氏祖母及父母均是佛教信徒。葉氏自幼學誦經咒，迄今猶能背誦大悲咒往生咒等。葉氏即席演講，略謂：佛教對中國文化貢獻甚大，對外交際影響之影響也甚重要。目前祖國大陸同胞教友，陷於水深火熱當中，呼救無從，希望各位教友，於念經時，為大陸同胞迴向祈禱。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外國分社主理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攜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訂閱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